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十

劉　開 字方來號孟塗安徽桐城人諸生著有劉孟塗詩文集

義理說　一

治術論　一

隱逸論　二

賈誼論　三

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四

姚　瑩 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慶戊辰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有中復堂全集

黃香石詩序　八

與余小坡書　八

復廌青一兄書　九

來孝女傳　十

游攬山記　十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十一

噶瑪蘭颱異記　十二

陳文述字雲伯號退庵浙江錢塘人嘉慶庚申舉人官安徽繁昌縣知縣有頤道堂文集

上李書年觀察論黃河不宜改道書　十四

瀛舟筆談序　十五

書趙北嵐大令萊陽人帖後　十六

書藍鹿洲文集後　十七

昭文歸氏義莊記書後　十八

沈忠節公祠堂碑　十九

沈忠節公祠祔祀記　十九

楊睿裳員外傳　二十

舒鐵雲傳　二十一

義理說

劉開

三代而上。義理本乎人情。而聖人之言理也寬。三代而下。義理勝乎人情。而儒者之言理也密。夫情勝理則無節。理勝情則難行。義理與人情。兩不相勝。則人心平而天下安。聖人知人心不能即安於義也。故文武之道。有張有弛。大學之法。有藏有修有息有游。凡以使之安於教也。善則嘉之。不能者矜之。言不為過高。行不求至難。心不欲已甚。凡以便於人情也。後儒不顧人情所安。而以義理之言。束縛天下。嚴之以儀節。多之以防閑。於是乎有操勵之學。有專敬之功。論非不是。而人莫能久從。則是言理太密之過也。治天下者。法令簡易。庶民安之。綱愈密則奸偽愈生。君子之教學者亦若是而已矣。夫孝弟忠信。節之大者也。起居動作。行之細者也。先其大而後其細。則學以漸而深。功以漸而嚴。今為學之初。而即繩以禮法。言笑不敢稍苟。動履不敢即安。天下於是始不勝其煩苦。而決去之。苟求於一事。責備於一人。天下賢士。亦無以深服其心。此皆理勝情之弊也。故義理與人情合而為一。而後為王者之道。聖人之學。措之於躬則心安。施於天下則教行。記不云乎。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聖人以人望人。故其言理也寬。後儒以仁望人。故其言理也密。夫言理

者由寬而入於嚴。亦勢之必至者也。而其失也遠乎人情。然其持論之正。又烏可奪哉。

治術論

天下無不變之道。無不壞之法。無不敝之學。雖以孔子之聖。皆有流弊。子夏之後爲田子方莊周是也。堯以天下授虞舜。而魏晉竊之以爲禪讓。周公踐阼輔成王而王莽竊之以成篡弒。名之所在。好僞之所託。聖人不能豫止也。是故天下之事。不爲則已。苟爲之。斯有假之者矣。不創則已。苟創之。斯有因之者矣。故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變而通之者時也。推而行之者人也。因世變人心之不同。故道與時爲轉移焉。時緩急輕重之各有其宜。故法隨人爲得失焉。夫有得不能無失者。勢也。求其得而不使遽至於失者。立法之初意也。救其失以歸之於得者。守法之變通也。法窮於是乎參之以時。時得然後能通其變。識時者謂之達人。夫人無全能。物有偏勝。生人之用。莫急於水火。不可一日離矣。然水火之性。能生人亦能殺人。在人善用之也。故聖人不能使天下之盡有利也。擇其利之多者行之斯可矣。不能使天下之盡無害也。去其害之甚者行之斯可矣。故暗愚各安。海內大治。後之君子。乃欲盡除其害而與利。使人皆有善而無惡。此致亂之由也。故曰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古之所謂良法美

國學扶輪社印

意。亦就善之多者言之也。非謂其全無一失也。所謂久而不敝者。亦就其可繼者言之也。非謂其永世無患也。夫能使永世無患。莫如得人。得其人則通於時。宜隨在可補偏救弊。夫道不可輕變者也。法不能生聽其壞也。學不能生視其敝也。道變而後權詐之說出。法壞而後苟且之制興。學敝而後禮義之節衰。得其人治之。則諸病皆可立去。得人在乎造學。學隆然後正人多治道治。是以君子作養人才。鼓舞善類。寬小過而取大節。務使忠直盈朝。同心並力。而小人不能乘之。如是而道不行。法不立。學不振。世變人心不出於正。緩急輕重。不得其宜。則是孔子之言。無裨於天下。而君子自此不敢論治。

隱逸論

天下有無用於朝廷。而實關於世教者。隱逸是也。夫隱逸者起於上古。抱道之士。自高其節。不慕富貴。其次則憤世嫉俗。辭榮祿以就所安。其次則知時之終不可為。而伏身田野。又其次則不得志於時。遂絕意進取。雖所處不同。要皆志行之不屈者也。春秋而降。隱逸之著名者眾矣。而最為孔孟所稱者。莫如伯夷叔齊。伯夷隱居北海。不仕亂世。孟子稱為聖之清。又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誠以振厲末俗。足以為百世之表率也。是故有伊尹之任。而後之君子。始知以擔荷世道為重。有

伯夷之清。而後之君子。始知以輕棄人爵為高。故隱逸者。歷世所不諱。而賢聖皆有取爾也。其身雖不欲效力當時。而其風固可以激揚士氣。敦崇名節。未始無裨於國家之風俗也。竊怪夫元明以前。何隱逸之多。而明以後高蹈之風日微。何也。豈極治休明。人才畢用。而野無遺賢歟。然治莫盛於唐虞矣。以唐虞之隆。尚有巢由之介。而後代之隱逸無聞者。政教為之也。夫隱逸者。古時仕進之一門也。其人不必意在仕進。而人主固亦以此為求賢之途也。漢時嘗令郡國舉遺逸矣。唐時詔求山林之士矣。猶懼其有抑滯也。於是有不求聞達之科以舉之。六朝尤重隱士。無其人則朝以為羞。迄於宋興。此風未衰。故种放以處士而驟至通顯。林逋不願仕。則賜粟以表其高。夫三代以下。隱逸之人。其心雖不為祿。未嘗能忘乎名也。其假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不足論矣。即真有高尚之操。如嚴光何點其人者。亦未嘗不有意為名高也。若既薄榮祿。而又全無為名之見。則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矣。此惟聖者能之。而豈可望之隱士乎。且夫習俗無定向也。人才有由成也。視上之所為而已矣。上徒以爵祿待士。則容悅之人進矣。上以正學造士。則守道之人進矣。上求有用。則才略之人出矣。上求忠諫。則氣節之人出矣。上求遺賢。則隱逸之人出矣。上之所向。俗之所趨也。上之所棄。俗之所背也。彼隱逸者。其元明以下。俗之所背乎。自王安石以經義取士。

明代用為制舉之學。驅天下之人。而出於一途。率天下之才力心思。而萃於時藝。凡古所列衆科之目。皆不用之求士矣。況隱逸乎。天下之士。既輾轉於制舉之業。而不克自振也。又知上之不以隱逸為重也。且樂富貴而厭貧賤人之性也。彼其所以甘處巖穴者。自以不能强合於世。而終有見知時耳。若使淡泊枯槁以終其身。而朝廷不見知。有司且置之不問。彼亦何樂而為是絕特之行耶。且彼縱不欲榮身。獨不思有關於世耶。寧有苦心志。敝身體。捐祿位。棄榮名。而甘此寂寞者耶。既不予之以利。復不畀之以名。則天下之有志義道功業文章者。皆不足以相勸。獨隱逸然耶。且以後世之時勢度之。即有不為利祿。不為名高。如古抱道之士。亦不能自成隱逸之行。非力有不堅也。勢不能也。昔介子推之母。能與子偕隱。梁鴻之妻。親操井臼而相敬如賓。禮教昌明。閨門之內。得行其義。何俗之美也。後世功利嗜欲。中於人心者深。仁義廉恥。舉不知為何物。天下習以軒冕為重。有不志於進取者。則羣以為不才。國人怪之。鄉里賤之。師友議之。而其親戚妻子亦阻之。其父兄且引大義以責之。如是尚何能遂其高隱之志乎。此所以自明以來。數百餘年。而流風遂泯也。其勝國諸賢。當革命不仕者。乃義之所限。非其心之不欲仕也。故士之守道。與才略氣節。尚有後先閒出者矣。而隱逸遂至絕迹。當此之時。苟具有抱高尚之操者。出於波靡之後。則其

益於人心風俗轉愈於功業氣節以其為數百年之所不為也而其人竟不可得即有其人亦不能決志隱逸何也無百畝之田以自給也無菽水之資以奉親也夫自堯舜以迄唐宋所以欲求隱逸者如此其衆也所以作養而成者如此其久也有明三百年已耳數十年重之而唯恐其或遺一朝棄之而消除殆盡則政教轉移之有權而習俗之困人者甚也夫無隱逸則天下無廉節無廉節則士不知有恥其為患豈淺鮮哉夫不能慕伯夷之清必不能效伊尹之任所謂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也孟子之任近於伊尹矣所以尊崇伯夷者為世道人心計也彼其身雖不可得而用而能起百世之頑懦斯亦足矣吾故曰隱逸者無用於朝廷而實關於世教也

賈誼論

君子不得志於時者或見知於異世異哉以賈生之才當時不能盡其用而後之人亦莫白其志此可為歎息者也夫生以弱冠之年負命世之略其規畫深切利弊近則救時遠可以復古雖聖賢處此無以易其計使其不死文帝必終用之而漢治庶幾比隆前古史稱誼之所陳帝以次施行則帝之於生雖不即用為公卿未始不聽其言矣其不盡行其言者以其早卒也夫早卒生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漢用生一言而七國之變[illegible]不能越梁而害漢生之謀且見效於數十年後矣使生不能盡其

才者。天為之也。生之遇漢文也。初為博士。遷為中大夫者有年。謫為長沙王傅者又踰四年。既還為梁王傅者又有年。時見天下制度不立。匈奴侵邊。乃發憤而陳為治安之策。彼自以見遇最深。受知已久。故不辭痛切陳之。雖出以太息流涕。而不為過。安得謂立談之間。遽為人痛哭耶。且蘇氏亦知賈生之死為梁王死耶。非因漢文之不能用而死耶。梁王勝墮馬薨。生自傷哭泣。宜也。毒恨不食。歲餘竟以悲死。則情之過於厚也。觀過可知仁矣。夫過於仁。不失為君子。而況為其主乎。為主死而義不愧獨生。誼之死誠未可以厚譏也。而子瞻乃以為不用而死。豈不誣哉。方生謫長沙後。文帝思之。既召還。見於宣室。前席而聽其論。自以為不及。乃用為梁王太傅。夫梁王帝之愛子也。少而好學。故令誼為傅。不親信之而能若是乎。生既在梁。而朝廷數問以得失。不思用其策而待之如此乎。親之信之。且思用其策矣。尚何不遇而自廢之有。且夫有志於利國者。必不急於謀身。有高士之識者。必無營祿之念。以王者之佐。而猶以功名得失之見度之。何淺之乎論生也。至稱生之才志。而貶其識量。亦不能得其實。夫生之量。固未見其為小。而識亦未見其不足也。昔者絳侯讒生矣。及絳侯繫獄。生上言遇大臣宜有禮。以此諷上。量小者固如是乎。夫識既足以洞今古。明禮制。防未然之患。致累世之安。而猶以為不足。何也。吾意蘇氏所謂不足者。不知深交

大臣以圖進用而遂其志也。夫必深交大臣。而後可以得志。此固賈生所不願為也。以此論生之識。則誠乎其不足也。且蘇氏嘗善司馬光矣。光事有不便。軾獨立異同。夫光為道義之臣。與絳灌不同日論矣。已尚不欲強合。而謂生為之乎。當生過湘水。為文以弔屈原。蓋自恨遇讒而不得行其道也。非介懷於失職也。若以當時之縈紆鬱悶為生病。然則屈原之放逐。又何以怨乎。世徒見蘇氏有不善處窮之言。遂謂生之夭絕。由於遷謫不用。雖名臣如孫文定。亦謂生鬱長沙。為少不更事。是皆讀漢書不詳之過也。夫所貴乎論人者。為能平心以察實也。考之不詳。知之不審。而輕於立議。是徒逞一己之意見。而使前賢蒙垢於異世也。夫蘇氏其失之偶者也。近時士君子論古。大抵類此焉已矣。古之人有所謂屈於一時。而伸於千載者。難盡以望之後人矣。賈生之志。尚不能見白。況其他乎。然則為古人者。不亦難乎。然子瞻之論生。其意固有在也。彼謂生不愛其身。而已數被斥逐。九死無恙。為能善處困也。彼且以為量優於生也。嗚呼。三代而下。果有優於生者其人哉。

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芸臺先生執事。不奉教命。忽踰四年。感戀之私。未間時日。先生政高兩粵。威播八蠻。勳業之彪炳。聲聞之熏爍。海內之人。莫不誦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已。

本朝論文多宗望溪數十年來未有異議先生獨不取其宗派非故為立異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奮且獨見也夫天下有無不可達之區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獨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於一人之心思才力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者也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講也五都之市九達之衢人所共由者也崑崙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錦繡之飾文采之輝人所能致者也雲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為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無決隄破藩之識者未足窮高遠之旨無摧鋒陷陣之力者未足收久遠之功織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間自有古人不能盡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眾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夫先生之意豈獨無取於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盡有當也雖然學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巖唐荊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見其為盡非也學秦漢者僂矣而李北地李滄溟等竟未有一獲未見其為盡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請得以畢陳之蓋文章之變至八家齊出而極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齊出而始衰謂之盛者由其體之備於八家也為之者各有心得而後乃成為八家也謂之衰者由其美之盡於

八家也。學之者不克遠溯。而亦即限於八家也。夫專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韓退之約六經之旨。兼眾家之長。尚矣。柳子厚則深於國語。王介甫則原於經術。永叔則傳神於史遷。蘇氏則取裁於國策。子固則衍派於匡劉。皆得力於漢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規彷其辭。遂可以為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漢人莫不能文。雖素不習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為文也。忠愛之誼。悱惻之思。宏偉之識。奇肆之概。詼諧之辭。出之於自然。任其所至。而無不咸宜。故氣體高渾。難以迹窺。八家則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殺之過甚。拘於繩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於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雲為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為之。則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鍠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亦知此意矣。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但不能割愛。宋賢則洗滌盡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子瞻又掃之太過。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沈浸醲郁之致。瑰奇壯偉之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宋賢於此不察。而祖述之者。並西漢瑰麗之文。

而皆不敢學。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謨讜議。著於朝廷。立身大節。炳乎天壤。故發為文辭。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學之者無其抱負志節。而徒津津焉索之於字句亦末矣。此專為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有志於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於西漢。而漢人所謂文者。但有奏對封事。皆告君之體耳。書序雖亦有之。不克多見。至昌黎始工為贈送碑誌之文。柳州始創為山水雜記之體。廬陵始專精於序事。眉山始窮力於策論。序經以臨川為優。記學以南豐稱首。故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製。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學者必先從事於此而後有成法之可循。否則雖銳意欲學秦漢。亦茫無津涯。然既得門徑。而猶囿於八家。則所見不高。所挾不宏。斯為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學文者。其始必用力於八家。而後得所從入。其中必進之以史漢。而後克以有成。此在會心者自擇之耳。然苟有非常絕特之才。欲爭美於古人。則史漢猶未足以盡之也。夫詩書。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經為文。亦徒出入於詩書。他經則未能也。夫孔子作繫辭。孟子作七篇。曾子闡其傳以述大學。子思困於宋而述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為禮記。豈獨義理之明備云爾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學者。必嘗有得於此。而後能明道以脩辭。於是乎從容於孝經以發其端。諷誦於典謨訓誥。以莊其體。涵泳

於國風。以深其情。反覆於變雅離騷。以致其怨。如是而以為未足也。則有左氏之宏富。國語之脩整。益之以公羊穀梁之清深。如是而以為未足也。則有大戴記之條暢。考工記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揚雄之切實。如是而又以為未足也。則有老氏之渾古。莊周之駘蕩。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勁直。韓非之峭刻。孫武之簡明。可以使之開滌智識。感發意趣。如是術藝既廣。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則有呂覽之賅洽。淮南之瑰瑋。合萬物百家以汎濫駁雜。吾取其華而不取其實。如是眾美既具。而更欲以盡其變也。則有山海經之怪豔。洪範傳之陸離。素問靈樞之奧衍精微。窮天地事物以錯綜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僞。凡此者。皆太史公所徧觀以資其業者也。皆漢人所節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學道。則幾於雜矣。以之為文。則取精多而用愈不窮。所謂聚十古之心思才力。而為之者也。而變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猶未足為神明其技者也。有志於文章者。將殫精竭思於此乎。抑上及史漢而遂已乎。將專求之八家而安於所習乎。夫史漢之於八家也。其等次雖有高低。而其用有至宜。序有先後。非先生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稱何自乎。自歸安茅氏始也。韓退之之才。上追揚子雲。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與蘇子由同列於八家。冤矣。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即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慙。使後人不足於八家者。蘇子由為之也。使

國學扶輪社印

八家不遠於古人者。韓退之爲之也。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醞厚。非獨王遵巖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嗇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醞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於史漢矣。學歐曾而有得。卓乎可傳。然不能進於古者。時藝太精之過也。且又不能不囿於八家也。望溪之弊。與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與。然其大體雅正。可以楷模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夫非常絕特之才。必盡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開獨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於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將摩崑崙之高。探渤海之深。煥雲霞之章。揚日星之色。恢決隄破藩之識。奮摧鋒陷陣之力。用之於一家之言。由是明道脩辭。以漢人之氣體。運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經。參之以周末諸子。則所謂爭美古人者。庶幾其有在焉。然其後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預熟也。芻蕘之見。皆先生所已知。不揣固陋。瀆陳左右。且以當面質也。近日斯文寥落甚矣。唯先生可聞斯言。唯開敢爲此言。伏惟恕狂簡之咎。而加之以教。幸甚。

黃香石詩序　　　　姚瑩

嗟乎。自古豪傑之士。成名於天下後世者。豈必其生平之所自命哉。夫人之一身。有子臣弟友之責。天地民物之事。至沒世後舉無一稱。而獨稱其文章。末矣。文章之大者。或發明道義。陳列事情。動關乎人心風俗之成衰。乃又無一稱。而徒稱其詩。抑又末矣。然而李杜白陸。竟以詩人震耀今古。稱名之偉。如日月江河者。何也。則不惟其詩。惟其人也。此三四公者。方謂天地間所責於吾身。甚眾且巨。將汲汲焉求以任之。不得已而以詩名。豈彼之所自命為豪傑者乎。惟自命不在此。而卒迫之不得不出於此。然後以其胸中之所磅礴鬱積者。一託於詩以鳴其意。其蓄之也厚。故發之也無窮。其念之也深。故言之也愈切。誦之淵然而聲出金石。滿天地。即之奕然而光燭千尺。辟萬夫。思之愀然。聆之駭然。而泣鬼神。動風雨。夫非其聲音文字之工也。是其忠義之氣。仁孝之懷。堅貞之操。幽苦怨憤鬱積而不可伸之志。所存者然也。惟然。故觀其詩。可得其人。其人雖亡。其名以立。今世之士。徒取其聲音文字而揣摹之。輙鳴於人曰。吾以詩名。其與古人之自命。不亦遠哉。宋元以來。工詩者奚啻千百。而赫然見稱於世。無幾人也。亦可以思矣。本朝諸公。自阮亭標舉神韻。歸愚講求格律。後奉之如規矩準繩。可謂盛矣。然皆以詩言詩。吾以為學其詩。不可不師其人。得其所以

爲詩者。然後詩工而人以不廢。否則詩雖工。猶糞壤也。無怪其徒具形聲。而所自命者不存也。粵中言詩。近日後起者三人。曰譚康侯張南山黃香石。康侯吾嘗讀其詩愛其人而未之見。南山則諄篤自好。方力於治經。余嘗序其詩矣。香石與二子齊名。嘉慶十六年。余在學使程公署。見所著論詩話。雜浮小志。雲泉隨札。心識之。越二年。乃相識於白雲山中。見訪以世務之大。夫香石平生所自命。雖不知較古人若何。要其講求世務。隱然有人心世教之憂。不可謂非有心之士。余行矣。留此說以質香石。無亦有窮然深思穆然高望者乎。

與余小坡書 道光乙巳二月

昨過雅州。又得一夕談。承教爲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區之愚。特不欲有所負。非有所貪也。嘗念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不言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爲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者有殊。斯報者愈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己。感之終身。或千金報一飯。誠以所入者深也。居嘗歎士大夫及世太平。爭取通顯。一旦有事。即思爲潔身之計。何其薄也。漢二疏辭官歸里。所謂知足不辱者也。然其言曰。令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是其所爲足者。不過宦成名立而已。不亦鄙乎。明儒薛方山非之曰。二疏位爲師傅。責在輔養太子。顧以宦成名立爲辭。後悔爲懼。其

自為謀則得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苛二疏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潔其身而亂之也。夫不有身為貴卿。三已之不慍者乎。又不有身為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又不有身遭放逐。九死未悔者乎。如二疏是。則是三子者豈皆非歟。抑此固有而義當各行其是歟。瑩自通籍以來。三見黜矣。前者為貧。欲得微祿養親。亦思有所樹立。以大臣薦。遂受　知遇。臺灣力守。所以報也。英夷之獄。議和諸帥。皆欲甘心鎮道。以謝夷人。賴　上仁明。供辭甫上。立出之獄。復余官。使避夷入蜀。此豈尋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則命為之。非　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於君父。要當自盡其道。孤行其志。儻竟不及報。而復以黜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無負矣。官有高卑。如子有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臣豈以高卑易守哉。前日面言未盡。故卒陳之云爾。伯言為海秋墓誌銘誠佳。然似未盡海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二人交淺。宜不深知。瑩道中更作一傳。足下以為何如。儻致京師。俾知海秋者見之甚善也。此間小駐旬日。即出關西行。不具。

復薦青一兄書 丙午四月

頃自察木多回成都。得前冬月書。聞青海黑錯寺進兵。首輔奏對達都統事。因及瑩在臺灣部署之善。具欲敘奏之美。良深歎服。某公於瑩意似厚。然感之而不敢謝也。

憶前出獄時某公親詣吾兄告以弟事深致殷勤比有勸往謁謝者而不敢蓋某公
尊貴義在　國家不容私謝也瑩時未有受職之嫌猶不敢謁謝況今日乎生平不
爲詭激而常欲以義自持相國潘公尚書祁公皆十數年前舊識也及有事則不往
祁公與有姻故承枉顧答以公在密勿援咎之人於義不當干謁祁公深然之舊相
國蕭山湯公嘗屬朱桑山大司馬仁和許公嘗屬吾兄皆欲一相見而自揆不可冢
宰陳公大宗伯祝公總憲魏公倉督楊公皆以同年同鄉置酒相召然入蜀後未嘗
以一書通問豈不知援咎於諸公以此爲人所深訝哉禮曰君子愛人以德孟子曰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士大夫守身當如處子若妄有干謁是妄以身事人矣愧無古
人高潔之行伏處邱園而浮沈外吏數見黜辱已自傷矣然思柳下惠三爲士師陳
仲弓爲太邱長皆不恥之猶可以古人自解也若無一日之故無官守之責奔走顯
貴之門則何爲乎張安世王子明古之名相也張以引薦之人私謁爲恨王以張師
德三及其門爲惜蓋古大人鉅公爲國進賢不爲私恵不欲人之干謁以示大公其
自愛愛人如此瑩雖不敏何敢不愛其身復不以古大臣之義愛諸公乎昔在嘉慶
中未仕嘗見知於山陽汪文端公以爲衆鳥啁啾獨見孤鳳生平知己未有如公者
也然錢塘一見後卒不復通一書後公大用益以自遠有問者瑩答云公之知我以

為賢也。若因此時時自見。則烏在其能賢乎。要當勉自樹立。俾知我者無失言之悔耳。豈在尺書通問哉。數十年中。此心未嘗不如一日也。故竊欲報諸公之愛。莫如以古大臣敬愛諸公。而不嫌其自為疏遠也。若必以通謁為敬。則作吏二十年。所事郡守及督撫監司衆矣。其間豈必盡賢哉。然而屬長之禮。未嘗敢闕。蓋分有當循。而義則有在焉耳。都下諸公。儻見怪問。幸以此意白之。

來孝女傳

來孝女者。名鳳簫。浙江蕭山人也。父殿薰。遊閩中。遂家焉。女自幼莊謹如成人。少長讀書。父叔時有疑義。女以新意解之。皆塙。祖大異之。然非所好也。九歲侍父疾。不解衣者四月。父病劇。女中夜籲天。泣淚成血。母紿曰。以血和藥必瘳。信之。病果瘳。嘉慶庚辰女年十四。父之古田。挈之行。舟至翁洋。遇風。父溺焉。洪濤洶湧。舟人相顧失色。女方臥寒疾。聞變驚起。躍水逐之。里許。遇漁舟。女水中大呼。漁人急援父起。而女流甚疾。追之始獲。父無恙。而女疾大作。至夜而歿。時十月二十四日也。有司以聞。道光五年 旌焉。且祀之。墓在福州西門外。

姚瑩曰。嗟乎。來女之行也。與曹娥爭烈矣。而父竟得生。視娥有加焉。或以為出於倉卒。乃其先固有和血療疾之事。此豈好名匿情之所為哉。世有以殉身為愚孝者。觀

於來如。可爽然也。

游攬山記

余嘗北至京師。東過兗泗。下金陵。觀錢塘。復泝大江。逾嶺以南。雖徑萬里。其間郊原陂隴。孤墟兔窟。尤喜獨窮之。每詢土風。接人士。未嘗不歎幸天下之太平也。及來廣州。值海盜內躪。鋒警日聞。足不出者一年。大臣以　天子威靈誅撫之。既定。乃以庚午七月之攬鄉。是鄉在香山治東北七十里。居稠而民富。無幽奇壯勝之觀。而人士彬彬有文采。秋日氣爽。有何生者。邀余登是山。出市門數武。阡陌縱橫。人家三五相望。皆壯蠣為垣。中環峻牆。樓宇傑出。繞屋芭蕉。徑丈。其一望深樹蒙密。則荔支龍眼也。時荔支已三熟。餘實猶累累可愛。鄉人利其利。歲數萬計。三里許。至一坊。曰山邊。即攬山矣。先過開元寺。寺小而深。有老僧聾且病。後有軒。遊人之所憩也。軒面山而背碉。多梅芙蓉。一本出檐際。方盛開爛然。有泉甘而冽。才尺許。大旱不竭。盛潦不溢。攬之戶以萬。咸飲之。既登山。山不甚崇。可眺數十里。攬之比鄰如鱗。煙火如雲者。皆見焉。南俯平田百頃。遙望水漾洄如帶。則內河之通海者。何生告余曰。此戰場也。吾攬自明以來。未嘗被兵。往歲十月。賊艦數十忽登岸。是時賊方得志於內河。河東西七郡皆擾。廣州尤甚。乘銳陵吾鄉。地無營師。一巡檢治之。至是不知所為。賊進至山下一

里矣。倉卒集鄉人强者數百人為三隊拒之。前持刀楯。後張弓矢。最後斬木削竹以繼。更番戰一日夜。呼聲震陵谷。賊氣索。旦日水師至。賊乃退。是役也。賊死傷甚衆。吾鄉亡七人。傷十六人耳。以民素傑。習武者衆也。後益修備。賊再至。不攻而去。方戰時。吾與衆登此山。望勢甚洶洶。帕首之衆。數倍我師。觀者失色。事之解。幸也。七人者既死。鄉人義之。羣葬於此山之陽。祠以報。余往觀七人冢。信然。嗟乎。天下承平久矣。武事漸弛。人不知兵。一旦有急。被難無足異。粵中海盜已甚。顧大猖獗至此何歟。蓋賊始皆縱横海外。內河無恙也。虎門焦門碣石諸險。猶逡巡不敢入。然恃內地奸民。私運米物以濟衆。尚書百公嚴其禁以蹙之。賊始懼。而將卒驕懦。自總兵官許公敗歿。賊遂轉自焦門以入。登岸掠食。內河方議備具。賊已揚帆至矣。倉卒故以不制。不然胡離披至此哉。百萬虎狼。咆哮於門庭之內。欲其無噬人勢不可得。此計之不能不出於撫也。且當倉卒時。水師既不制。而猶有奮不顧身。力戰以衛鄉邑者。皆勇士也。雖曰官募實由粵民殷富。自能出貲給之。然已憊矣。彼不如粵民者。又何如哉。吾始見此鄉井里宴如。如未嘗被兵者。及聞何生言。觀其戰地。瞿然以懼。乃廢遊而返。嘉慶十五年月日姚瑩記。

桐城麻溪姚氏。其先當宋元之際。有仕於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卜居於東鄉之麻溪。遂家焉。數世隱於耕。及明正統間始顯。至明景泰元年始至　今上嘉慶十六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進士者二十。皆麻溪之後也。其生平宦蹟事功文章。著於史傳。與夫他途拔起。及以節孝言行。著於邑志家乘者。不載焉。茲獨次其科目先後而記之曰。嗟乎。祖宗之德。不其遠哉。自古未有無德而興。不繼而長者也。造業之祖。起微賤。服勤勞。行修於身。功及於物。天乃昌其後以報之。故孫子之盛衰即視其先功德之大小。以為修短之數。昔黃帝之子。五德代興。而后稷啟周。祚至八百。蓋稼穡食人。功為大也。其次莫如立法教世。故契之王亦六百祀。觀於往事而天可知矣。國之與家。大小雖殊。其義一也。姚氏系出吳興。唐宋之間。嘗有興者。而舊譜所載。南渡後軼其名。疑莫能考。麻溪府君。則吾遷桐始祖也。歷元迄明正統之代。務農者一百五十餘年。其所食之人。則既多矣。而家法所傳。惟以忠厚為本。自我參政府君通籍。至今又十四世。人且數千百計。孝弟未衰。皆清貧自守。其登仕者百數。朝有賢良之選。外無貪酷之吏。而捐身殉節。立志守貞者。相望也。今考其科目之數又如此。嗚呼。天之所以報吾宗者。不亦盛哉。覽圖籍所載古碩人偉德。起家微賤。眾矣。方其崛起驟興。嘗分茅胙土。貴為王侯。彪炳之勢。赫赫一時。如吾家者。不啻十倍。

然或及身而敗。或一傳再傳而敗。不及百年。榮謝相殊。至且絕嗣矣。推尋其故。豈不由造物忌盈。德薄而享豐之所致歟。抑吾聞太行之山。綿亘千里者。非一阜之勢。黄河之流。横絕中國者。非一勺之源。其中十里一起。百里一川。起伏曲折。所以延其脈而長其委者甚眾。夫是以不竭絕也。草木之華。太繁者必不實。驟茂者罕再榮。此常理也。然有培沃之者。日養而月息之。不傷其本。不剪其枝。安在不復茂乎。觀於山川草木之理。而人又可知矣。且世有豪傑之士。身處孤露。或際阽危。恒思發憤自振起。雖彼材智絕人。而無尺寸之藉。其勢極難。然奮袂而興。登高第。仕華膴。功立才見。猶足以濟大業。世家之子。文學論議。嫻習既優。苟有中材。藉先世之資。其勢足以倍之。乃反百不及一者。何也。諺曰。創業者多勞。守成者多逸。夫勞者乃成之資。而逸者實敗之券也。不思盛業所由來。徒以祖功宗德為可恃。不惟無培養之勤。且日加朘削。雖有盛德之父。大功之祖。何以克昌哉。善乎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惟知稼穡之艱難。夫成王天子也。而戒以稼穡之事。不忘其先也。帝王之祖。皆有聖德世功。然且不敢自暇自逸。況士民之家乎。故為子孫者。必有創業之志。而後可以守成。必有戒禍之心。而後可以保世。嗟乎。科目之名。天下榮之久矣。此海內之所共爭。造物之所不輕與也。吾宗雖非盛大。然自明以來。得之者嘗兼數姓矣。其他庶姓或數十

年不得一人。夫豈無才而莫克以振。雖盛衰之數不可知。然久鬱者必昌。已盛者不再。盈虧往復。信如蓍龜。求所以保垂絕而留其餘者。吾猶未得其道也。以是兢兢乃次其先世以逮今茲與此選者。為之記。遺吾宗人相與觀之。無恃祖宗之功德耳。嗚呼有明達誠篤之士。覽吾斯文。其能無戒心乎哉。

噶瑪蘭颱異記

皇帝登極之元年六月癸未夜。噶瑪蘭風颶。颶也或曰颱。雨甚。伐木壞屋。禾大傷。繼以疫。於是噶瑪蘭闢十一年矣。水患之歲五。颱患之歲三。蘭人大恐。謂鬼神降災不悅人之闢斯土也。將禳之。桐城姚瑩時攝噶瑪蘭通判。有事在郡。聞災馳至。周巡原野。傾者扶之。貧者周之。請於上而緩其徵。制為藥而療其病。民大悅。乃進耆老而告之曰。吾人至此不易矣。生人以來此為荒昧。惟狂榛之番。睢睢盱盱。巢居而穴處。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始自吳沙數無賴。召集農夫。負耰鋤以入荒裔。剪荊榛。鑿幽險。驅虎狼之生番。數瀕於死矣。乃築圍堡。置田園。聚旅成郛。既以無所統而相為爭奪。大吏以聞。天子憫焉。然後為設官而治之。黔首綏和。文身向化。今則膏腴沃壤。四民且備。城郭興。宮室畢。婦子嘻嘻而樂利。夫山川之氣。閉塞鬱結。久而必宣。宣則洩。洩則通。通然後和。天道也。今以億萬年鬱塞之區。一旦鑿其苞蒙而破其頑洞。澤源

與山脉僨興。陰晦與陽和交戰。二氣相盪。梗塞不通。於是乎有風雷水旱癘疾之事。豈為災乎。昔者羲軒之世。渹風古處。百姓渾渾。不識不知。未有所為災者。逮乎中天運隆。五臣逮王。文明將啟。而於是乎有堯之水湯之旱。聖人以為氣運之所由洩。而不以為天之降殃於人也。不然。德如堯。功如成湯。豈復有失道以干鬼神之怒哉。若夫地平天成。大功既畢。則惟慎脩人紀。以保休嘉。而於是乎時和年豐。百嘗告成。宇宙熙皥。臻於郅治。苟有失德。肆為淫慝。敗亂。則鬼神恚之。而天乃降災。此天地之氣既通。而人事不和之為厲也。今斯地初闢。雖風水廑游。而不為異。五患水三患颱。而民不飢。無有散亂。何也。民皆手創其業。艱難未忘。室家未阜。而不敢有淫慝之思也。雖然。吾特有懼焉。懼夫更十年後。地利盡闢。戶口殷富。老者死而少者壯。民惟見其樂而不見其艱也。則將有滋為淫佚。而樂於兇悍暴亂者。人禍之興。吾安知其所極耶。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曰崇節儉。脩和睦。戒佚遊。嚴盜賊。守斯四者。庶乎可以久安而不為災。祲何為者。耆老曰。善。乃記之。

上李書年觀察論黃河不宜改道書

陳文述

某之來袁江也。在五月初。其時淮黃並漲。洪澤之水一丈八尺有奇。為從來所希有。五壩啟二。淮漲未減。而荷花蕩已決口矣。執事者議開王營減壩。以洩河漲。議未定而壩已決。河水驟掣由海州六塘河入海。淮漲亦減。於是群以為機勢順利。擬為改道之議。大府據以入告。

聖心軫念東南之民。日與魚龍相鄰處也。因機勢順利之奏。敕為黃河改道議。以循示督河諸臣。而實則機勢順利。僅就決口形勢言之。即分探水勢之官弁。亦僅至響水口而止。以下三百餘里。均未目擊。能改與否。未有真知確見也。近以上游銅工告潰。減壩水勢少緩。數月來未暇議及。然某博采輿論。有知其必不可改者。祇以位卑言高。易蹈妄言之咎。且河庫談觀察。力主改道。有必應試行之議。故緘默而不敢言。而又不能終於不言也。管見所及。敢為閣下陳之。夫改道非易言也。數萬家之田廬墳墓係之。婦子老幼轉徙流離係之。延長工鉅。施築不易。帑藏所需。多則千萬。少亦數百萬。不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知也。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仁也。此談觀察之過也。夫所謂必不可改者。何也。方今河水所經。必由海州所屬之碩項湖。碩項湖非湖也。夏秋之交。山左蒙沂之水。經此入海。匯成巨浸。汪洋百餘里。若湖者然。故曰

湖也。冬春水涸。居民於中種麥。麥後水至。不及種秋糧。亦謂之一熟地。今議改道。則將使蒙沂之水避河流由他途入海耶。抑將使黃河合蒙沂以入海。若淮水耶。將於此湖中百里。盡築隄岸耶。抑任其泛濫耶。蒙沂改道。固無他途可行。合以入海。則下游河身甚仄。泛濫必廣。設立隄岸。既阻蒙沂入海之路。且地勢低下。必高至數十丈而後可。方今汪洋巨浸。將於何施工也。凡此皆窒礙之顯然者。且當日改道之議。以河流湍急。刷淺成深。冀得自然河形。今數月矣。減壩當湍激之衝。其淺如故。則土性堅實。不受衝刷。是其明証。閣下懷忠愛之忱。負人倫之望。為大府所引重。則曷不以不能改道之說。進於大府。碩項湖情形之不能改道。其理甚明。不待知者而決也。特苦於未知耳。否則或以為諷語之非實耳。則曷不接之圖畫。訪之老於河工者。並委大員親履勘之。能改與否。可一言決矣。誠知其不能矣。而不急圖變計。非欲置田廬墳墓婦子老幼於洪流巨浸也。亦非別有良法也。特以業奉　御製改道之說耳。皇上之為此記也。據大府所入告。大府所告。亦據當日之情形。今事更數月。格礙顯然。則據實以陳。正人臣勿欺之義。而皇上聖度如天。愛民若子。誠知格礙。必不以一記之故。輕議更張也。則曷不據實以陳。以俟聖天子之揆度乎。夫河上之官。利於有事。即明知其不可。而不欲顯言者眾矣。大府

之前。非閣下莫能言。其舍閣下。亦無可與言者。則讜言之發。在此時矣。此非特一人之望。亦數十萬婦子老幼所望也。謹白。

瀛舟筆談序

瀛舟筆談。儀徵阮君梅叔。紀其哲兄余師雲臺先生撫浙時。綏靖海洋諸事跡。及七年中諸實政。而實從風雅之盛。載籍金石之藏。亦並載焉。節署池上。舊有小亭。公適得古銅印篆文類瀛舟二字。因以顏之。浙東溫台諸郡。皆濱海。與閩接壤。島澳回互為盜賊藪。積惡巨憝。蔡牽鳳尾兩幫為最巨。既而安南阮光纘。與黎氏舊臣居鹿賴者搆兵。招亡命以巨艇載砲械往爭地。不勝則私入內地洋面伺劫。蔡牽鳳尾兩幫互倚以為重。殺人奪貨。商人苦之。沿海州縣。咸被騷擾。每歲夏令。乘南風至浙。浙故有溫台黃嚴定海三鎮水師。船小砲近。遇輒不勝。疆吏多諱之。水師將弁爭賊陣亡者。輒云遇風溺斃。奏報不以實。士氣不振。遇賊艇則避而去之。沿海奸民受賄通盜接濟水米火藥以為利。並為盜諜。大府列鎮。朝發一令。夕已知。盜得以為備。蓋浙洋之不靖。非一日矣。先是公視浙學。按部浙東。課士之暇。問民疾苦。深知海洋積弊。嘉慶己未冬。以少司農擢浙撫。至則檄三鎮及沿海郡縣官吏紳士。各陳弭盜之策。請帑治船械。以西北軍儲方亟。不得請。則請自督撫以下。捐十萬金。為之編保甲。設鄉

勇。明賞罰。杜閒諜。造船鑄礮。務高大足以制賊。火鎗火器。務堅銳足用。是年冬。艇匪與蔡牽鳳尾兩幇。泊浙洋。至庚申夏不去。公奏調閩粵水師兵船。來浙會勦。未至。親往台州之松門督戰。會海上颶風起。夷艇三十餘與海山相撞擊。悉破溺。海艦四五千人。其偽總兵日金日耀日南胥溺焉。盜船亦多沈溺。公於風雨中檄水陸文武兵勇。沿海搜山。悉力擒捕。獲八百餘人。並獲其善艚隊長進祿侯倫貴利。及大小銅礮八十餘。安南四總兵敕印。艇匪鳳尾兩幇。自此殄滅。則嘉慶庚申六月二十二日也。是役也。夷艇三十餘船。泊三盤水澳。六七十船泊玉環。鳳尾六七十船及土盜。散泊大陳石塘等嶴。蔡牽六七十船。往來無定。雖已調閩舟師。而浙師三鎮。新造巨艇鑄巨礮。皆未成。夷艇鴟張甚。各幇盜匪。暇則散。急則合。克期會勦。未必遂能掃而空之。

惟公丹誠所結。上承

聖天子之洪福。百神效順。不必鋒交刃接。而遊釜之魂。悉消滅於光天化日之下。族兄淵壽。從公海上。述留節署治文書羽檄。朝夕相聞。曾為颶風行以誌之。其祥則見於甘泉焦循神風盪寇記也。四年夏。巨艇成。長十餘丈。撥每鎮統艇十。每艇兵八十人。大小砲二十門。兩鎮之合。統於黃巖鎮岳璽。三鎮之合。統於定海鎮李長庚。既而李長庚陞浙江水陸提督。故事提督坐鎮運籌。李公感

上恩而憤賊氛之不靖也。請出洋。公因奏以為浙閩兩省總統遂為故事。並立專注首逆分船隔攻之法。卒以滅賊。而公七年中籌海之暇。公事畢舉。如鑄文廟鐘磬。教佾舞以正樂。貢院號舍。甃石避潦。以郵多士。創詁經精舍於孤山。建安瀾書院於海昌。防護古帝王及忠臣孝子先賢祠墓。脩越郡之江塘。通杭城之水利。除烏鴉之船而盜賊息。收南沙之鹽而私梟屏。減收地之租而民力紓。平漕務之衡而軍民安。寬彌補之期而帑藏足。皆政事之鉅者。而尤盡心者。則災賑之務也。兩浙未嘗無災。向不辦賑。故無舊章可循。公自以無德致災。雖於上聞。非以仰體聖天子勤恤民隱之意也。故水旱必據實奏聞。聖恩浩蕩。無不立沛恩綸。公仰承德意。盡心經畫。以為辦賑不去其弊。是災黎受其名。而猾吏享其實也。弊發而後治之。是閭閻未受撫恤之益。而官府先增獄訟之煩也。則莫若思患而預防之。如糶常平倉穀。籌款委員赴川楚買米。凡有善法。靡不畢舉。而尤得力者。一在查明戶口。核實銀數。先期於鄉村市鎮懸榜以示。老幼婦女。一覽無遺。胥吏不能高下其手。一在粥廠之設。祇延本地公正紳士經理。不假手胥吏。公以次輕車減從。攜一弁一傔。徧歷村鎮。採訪輿論。並至各廠嘗粥。故七年之中。歷水旱數次。百姓忘其災焉。詳見烏程張鑑所輯兩浙災賑記。此皆於瀛舟中所

籌畫。故統之以瀛舟筆談也。公與唐白太傅同正月十九日生。於孤山建白公祠。水榭臨波。山翠湖淥。境極清曠。亦署以瀛舟。遇有大政。輒屏車騎靜坐於此。曰境曠則神閒。智慧生焉。古人謀野則獲意也。述之追隨几席。在學署則受業定香之亭。在京筆則問字琅嬛之館。洎來節署。與族兄受生同掌書記。公為闢受雲館居之。而瀛舟者。述橐筆追隨地也。述官江南。嘉慶丁卯攝篆吳淞。海氛未靖。亦於所居署小瀛舟籌之。猶公志也。公之總督百粵也。澳門以外。大小西洋諸國。番舶以千百計。治之不密。奸宄叢茅。公乃乘巨艦。親歷大洋數千里。相度形勢。移營增戍。添築砲台。營汛海洋稱綏靖焉。署所乘師船曰瀛舟。賦詩紀事。蓋全洋形勢。閩為浙上游。粵又為閩上游。粵洋靖而閩浙胥受庇焉。數十年來。浙東數郡百姓商賈享無事之福。豈知皆公之經畫餘蔭哉。述浙人也。籌海之役。嘗預末議。他事亦嘗從諸君子後。知公治浙之詳者。莫如述也。梅叔屢以相屬。不敢以謭陋辭。敬濡筆而敘之。後之撫浙者。師其意而隨事損益之。則治浙之成規在是矣。

書趙北嵐大令來陽人帖後

趙君北嵐既卒。余乃乞君手輯來陽人帖雙鉤本于君姪敬宗。及君嗣駿孫。與宋君樹基。王君榮光。余族兄鴻壽。隸皆屬劉君恒帥。摹勒上石。並屬劉元和尹山左李君景

嶧。置諸虎邱二姜先生祠壁。以成君志。君之未卒也。常歲夏邀王君敬熙至二姜祠指示曰。此吾他日買人帖處。君其識之。未病前二日。邀曼生及余集畫鶴齋。以所輯萊陽前輩遺蹟數十種見示。其一匣皆明中葉諸公。曰。此可緩刻者也。其另一匣。則宋鴻臚以下十二人。曰。此皆明末忠義諸公手蹟。已有雙鉤本。吾將刻石。置諸二姜先生祠。屬為詳審。意極懇懇。余受而讀之。曰左忠貞公懋第。宏光時奉使 本朝。不屈殉節者也。曰趙節愍公士驥。君六世祖。殉邑難者也。曰節愍公應亨。忠節公致殉難者也。曰萬柳先生繼澄。國變後隱居以終者也。皆宋氏也。曰沈黃門迅。城破舉家自焚者也。曰張饒州允掄。國變後隱居者也。曰崔高士冉。世稱崔青蚓畫。與陳洪綬齊名。甲申都城破。走入破窯。不食以死者也。曰董高山樵。國變後隱於成山者也。曰姜貞毅先生埰。曰貞文先生垓。則今虎邱所祠祀者也。嗟乎。萊陽山左一小邑耳。而桑海之際。孤忠勁節。後先相望。他邑所數百年不一見者。舉而萃之里閈之內。雖或死或隱不必一致。而君父之誼。有歷百世而不可磨滅者。豈非山海英靈所鍾毓。獨盛於茲邑歟。而北嵐以桑梓後人。萃畢生之精力。裒輯成帙。未竟其志以卒。若逆知其將死者。而諄諄於二三知己以成之。亦大可哀矣。余惟 國家表章勝國忠義。不遺餘力。實為史冊以來所未有。余家錢塘。幼年往來西湖。拜張忠烈公煌言墓於南

屏。客海昌。拜錢忠介公肅樂墓於黃檗。過揚州。拜史忠正公可法衣冠墓於梅花嶺。過宜興。拜盧忠烈公象昇墓於銅官山下。過儀徵。拜黃忠桓公得功墓於方山。試吏吳門。訪徐俟齋先生澗上草堂於上沙。訪桴亭於婁東。弔亭林於崑山。及官常熟。拜瞿忠宣公式耜祠於招真治。官寶山。拜黃忠節公淳耀祠於楊行鎮。往來雲間。拜陳忠裕公子龍祠於廣富林。今年攝篆崇明。為沈忠節公廷揚建祠於學宮之西。並訪遺墓於山塘。勒碑石焉。今復與諸君為北嵐終此未竟之志。俾忠臣義士。斷縑殘楮。不致泯沒於天地間。不可謂非吾輩之幸。而北嵐之不及見為可悲也。並語駿孫。墨蹟其善寶藏。他日東歸。刻石置諸黌宮之壁。當亦北嵐之志也。曰人帖。以全乎為人者也。從汪尚書志伊所刻人帖例也。

書藍鹿洲文集後

國朝人才。余服膺者二人。曰錢塘家天一先生潢。曰漳浦藍鹿洲鼎元。天一先生。佐靳文襄治河。其措施之理。皆從格物而出。為久遠計。迄今百四十餘年。治河者尸祝之。守其成法不敢失墜。鹿洲則生長海濱。功在海疆者尤著。朱一貴之亂。不旬日閒。全郡陷沒。背從者且三十萬人。君佐族兄南澳鎮總兵廷珍。七日平之。並為閩制府滿公籌善後。平台紀略一篇。所載皆確有依據。至其論臺灣事宜書。論南洋事宜書。

福建全省總圖說。粵輿論。潮州海防圖說。全洋形勢。瞭如指掌。至論北直水利。論江南應分州縣。貴州全省總論。論邊省苗蠻事宜。經世之才。自所僅見。文章亦遠出劉龍洲陳同甫唐荊川上。及觀請脩明史綱目一書。於建文永樂之際。尤三致意。壬午忠節略。詳載方孝孺以下殉節諸人。謂永樂殘忍慘虐。爲開闢以來所未有。蓋其忠孝本於性生。其經濟皆自讀書出。王佐之才。名儒之學。不當以文章目。惜乎僅以明經保舉授普寧令。爲惠潮觀察所軋。中傷下獄。制府郛公爲申雪。引 見。命署廣州府。抵任一月。遽卒也。君十歲而孤。讀書山中。食無蔬。以白鹽自給。作白鹽賦以自勵。年十七。觀海廈門。泛舟泝全閩島嶼。歷浙洋舟山。乘風而南。沿南海廈門以歸。自謂所得者多。人莫能喻。性至孝。儀封張公撫閩。建鼇峰書院。招九郡一州之有學行者。纂訂先儒諸書。於君有加禮。君以大父母老辭歸。中丞屢札招之。君爲書以謝曰。聖賢之道最切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今有九旬之祖父母。垂白之寡母。而不能養。有久停之柩。而不能葬。有從期之弟妹。而不能婚嫁。自逃於八百里外。以博豐食鮮衣。執事何取於此等人而進之於道。語甚切至。中丞乃止。君在普寧。治劇。論懲豪猾。斷疑獄。多能人所不能。性伉直。治獄平反。數與上官忤。忌之者衆。初制撫以潮屬數飢。請撥省倉西穀備賑。惠潮觀察故爲廣州守。請以存留穀價糴運。運官船戶挾勢盜

貲。撓糠秕和以水。各縣吞聲。君廉得其實。置船戶於獄。觀察銜之。屬某県誣揭裁贓千餘。奏上革職。觀察旋升臬司。周納成獄。粵中官民咸知其冤。而不能昭雪。卒之士民投匭。同寅集賑。而獄始得竟也。余嘗謂人才之生。遭際難。成就尤難。惟文章為可恃。如鹿洲者。以明經經高安朱公薦。得邑令。遭際矣。而觀察軋之。鄂公再薦。命署廣州府。遭際矣。甫一月而卒。則成就之難也。賴有文章足以自明。其學術經濟。百世之後。終有人焉為之徘徊而俯仰。觀感興起。以想見其為人。如鹿洲者。不與家天一先生一轍哉。

昭文歸氏義莊記書後

自古風俗之美。本於孝弟。孝弟之實。見於敬宗收族。此吳中范氏義莊。所以見稱於歷世。而為賢士大夫所取法也。昭文國學生歸君景伊。敦孝弟之行。有志設義田以贍族。未竟而卒。臨終。以所定規條。付其室席孺人曰。待子長而授之。或以竟吾志。令長子候補訓導衍。及其弟衡。節縮歲入。積二十五年。既捐田一千畝。歲以所入。贍族之矜寡貧乏者。復置屋為義莊宗祠義塾。旁及墓地義塚。無不備。兼以其餘力為他善舉。大府據以上達。得　旌如例。錢塘吳祭酒。儀徵阮中丞。武進呂廣文。咸為文以記之。復乞余與王惕甫國博志其略。余於戊辰己巳之交。攝常熟篆者九月。昭文與

常熟同城而治其俗大約尚華美而厭敦樸惟蘇氏邵氏及歸氏子弟能守其家法今訓導昆弟秉母訓以竟先人未竟之志積歲月以成之則此一舉也見國學君之義焉見席孺人之賢焉見訓導昆弟之孝焉後之人守之勿失加以擴充則媲美范氏不難而國博之文則以范氏義莊緜延至今八百餘載中亦屢有絶續而奉券於後人繼志之美斯誠老成碩德之論訓導昆弟其善教子弟毋讀無益之書毋作無益之文毋習無益之行毋交無益之友崇敦樸而去華美則後必有以道德文章昌其閭者媲美范氏又不僅在義莊也

沈忠節公祠堂碑

余以嘉慶丙子八月奉檄至崇明既視事乃詳考志乘惟前明沈忠節公實爲海邦人物之冠攷公在懷宗時以諸生建言督海運者七年洊至光祿少卿公之在南都也請以運舟百艘集水師二萬設爲長江之衛其議未行公之從監國也和將師戒剿撫定覆敵勸輸之法既以吳兆勝送款公與定西侯張名振應之至鹿苑遇颶舟膠被執送至金陵主兵者與公有舊意欲活之公不可而死麾下諸將皆從死所部六百餘人無一降者斯誠桑海之柱石枌社之冠冕也乾隆中賜謚忠節令有司設祀忠義祠並准後裔於祠基碣立碑石公之純忠大節昭如日星而桑梓之地祠宇

未設。櫂無以仰承 國家崇奬忠貞之意。乃爲公設祀於學宮之西。舊書院遺址也。以從難諸臣祔焉。嗟乎。自古興亡之際。疾風勁草。忠義相望。莫盛於明季。公其一也。而 聖天子大公無我。揚烈闡幽。實爲史冊以來所未有。則觀於此者。忠義之氣。有不感動奮發。油然而生者乎。佐余者。教諭吳江顧我鈞。邑人內閣中書黃思範。光祿寺署丞祝啟紳。捐貲者。公六世孫監生沈堃。子清沅。乾陽。

沈忠節公祠祔祀記

沈忠節公衆主結衘。余既爲議以明之。復爲諭其應祔者。正龕祔祀者一。曰忠節公嗣子元泰。與公同殉節金陵者也。東一龕祔祀者爲主四。爲人十有一。曰幕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啟元。曰麾下總兵蔡德。曰遊擊蔡禩戴啟施榮劉金城朱斌林樹。曰守備畢從義陳邦定。皆從公殉節金陵見全祖望所撰公神道碑。得諸公後人編脩文鎬所言者也。西一龕爲主四。曰公友沈茂之。以海運書投公。同入京師者也。曰幕下諸生黃銘丹。公同邑人。先從史閣部於揚州。繼從公於淮。奉公命至崇募水師。聞公入舟山。蹈海以死者也。曰部下義士七百人。神道碑曰六百人。邑志曰七百人。詢之故老。實六百有餘。書七百。舉成數。善善從長也。死難者統曰殉節。遵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例也。殉節錄所未載。亦祔祀者。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議駁左都御史張

若滙請訪查殉節諸臣彙蹟疏云。即或當日傳聞缺略。閒有未發之幽潛。應無不正氣同伸。瀾泉同感。所云未發之幽潛。似即指此種而言。准以殉節錄山樵市隱遂志成仁。均得入祀忠義祠之例。則祔祀禮所宜也。曰公甥黃仲融。從公至金陵。收葬公於虎邱者也。後室一龕祔祀者五。曰公側室張氏。奔視含殮。廬墓以終者也。曰公子元泰婦黃氏。金陵之役。或謂氏當以書諷元泰降。不可。元泰死。乃扶櫬歸葬。教二子成立。不允請旌者也。曰公曾孫女施瓆聘室貞節沈氏。未嫁夫死。聞訃奔喪。孝事翁姑者也。曰公曾孫女朱文燦室貞節沈氏。朱門多節婦。氏其一。氏王姑某氏。誡家人曰。焉有五梅孫女而不能守節者乎。謂氏也。五梅。忠節字也。曰黃銘丹室施氏。銘丹既蹈海死。氏撫孫守節。會總鎮楊承祖略地至崇。縱軍大掠。挾之登舟。投水死者也。祔於沈氏諸貞節。從其類也。猶銘丹之祔祀忠節也。嗟夫。國家褒忠之典至矣。而寧連得祀者。尚得若而人。忠節一門。婦節尤甚。豈非公之忠義感人者深。而崇邑當江海之交。為厚地所凝聚。故其人得剛毅之氣獨多歟。復為發其例於此。俾來謁祠下者有所考也。

楊蓉裳員外傳

君名芳燦。字蓉裳。江南金匱人。以拔萃科試高等。選甘肅伏羌令。擢靈州牧。入京為

戶部員外郎。以母憂歸。卒於蜀。君天姿英絕。年甫冠。所為詩文。已為藝林所重。與弟葛裳有二楊之目。及官伏羌。即值田五之變。田五者。回民之譎黠者也。聚石峰堡。以復新教為名。糾衆謀作亂。未期而事洩。遂由海城攻靖遠。破通渭。戕都統參將於高廟山。合數萬人攻伏羌。伏羌當秦隴之衝。城中回民雜處。君外輯軍民。內杜閒諜。獲馬中驥等數人誅之。其良者。君拊循激勸。咸願助君堅守。居民以回也疑之。君曉以大義。民與回遂和。擘畫甫定。而賊大至。君隨機宜設方略應之。與下同甘苦。當矢石之衝者四晝夜。援兵至。圍始解。賊不得越伏羌而東。乃退守石堡。會大將軍阿公。制府福公。統禁旅至。秦蜀兵亦先後雲集。築長圍以攻破石堡。是役也。非君以死守扼其衝。必蔓延四出。不可驟定。論者比之睢陽玉壁焉。事平論功。擢秦州牧。時葛裳已由中書舍人。從大將軍福公。征廓爾喀。與君遇於靈州。逾年軍事平。葛裳以觀察擢甘肅藩司。君例應引避。不樂外任。乃入貲為戶部員外郎。君故工駢體文。及官京朝。多暇日。所為文益宏整典重。京師有大著作。必假君手。君有請必應。文不加點。日常數千言。輦下數才人者。君為舉首。後生寒畯。多被容接。士論翕然歸之。纂修會典。克畢其職。會葛裳卒於蜀。太夫人繼逝。君乃南歸。君之歸也。貧無以自給。則西之秦。主講關中書院者數年。繼又之蜀。客蜀者又數年。脩四川通志。會季弟維寅令綿竹。遂至綿

州。以嘉慶乙亥冬。卒於縣州。君與人平易無疾言遽色。而外和內介。生平未嘗有失德。文人之敦行者。莫君若矣。所著真率齋集。芙蓉山館詩集。文集。各若干卷行於世。子二。夔□□以嗣從兄掄後。二女一適同里秦氏。一適餘姚張氏。

陳子曰。余之識君也在辛酉春。以計偕留京師。先後與君過從者五年。君怡聲緩步。使人浮氣皆歛。而身居圍城。乃忠義奮發。卻敵全城。為 國家保障。洵賢者不可測矣。君弟揆裳。以書生從軍絕域。勒銘二萬里外。及官蜀。適白蓮教不靖。與軍事相終始。所著桐花館詩。與兄媲美。論文人者。二楊其不易及哉。

舒鐵雲傳

君姓舒氏。名位。字立人。又字鐵雲。直隸大興人。曾祖勳。邑庠生。祖大成。康熙庚辰科進士翰林院檢討。父翼。廣西河池州知州。以君伯希忠官江南。寄孥於吳。遂家焉。誕之夕。母沈夢一僧手折桂花。稱從峨嵋來。故小字犀禪。十歲下筆成章。年十四。隨父官粵之永福。讀書署後鐵雲山。因以自號。安南入貢。隨父出鎮南關。迓使者。賦桐柱詩相贈答。弱冠登賢書。值河池君歿。僑寓湖州之烏鎮者十年。既從王朝梧觀察之黔。值南籠狆苗不靖。威勤侯勒保統兵征之。觀察身在行間。君為治文書。勒侯見而器之。恆與計軍事。狆苗平。勒侯移督四川為軍略。率三省兵。攻白蓮賊。與君約曰。子

之才傳脩斷略實王流也。從我遊。寅藏治中別駕。所以煩士元者。在吾無虞。君以母老道遠思歸覲。曰昔溫太真。東晉之國士也。絕裾違親。為論史者所惜。吾豈以五品官。而置七旬垂白於八千里外乎。謝侯南歸。貧無以養。恒負米湖湘間。歲一歸省母。既又客雲間秣陵會稽。地較近。輙數月一歸省。中嘗一遷嘉興。再遷蘇州。九上春官。皆下第。遂絕意進取。淮南巴君重君才。延之。並為刊所著詩。乙亥十月。君在真州聞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月。以哀毀卒。死孝也。君性情篤摯。好學不倦。於經史古文無不讀。尤喜觀仙佛怪誕九流稗官之書。一發之於詩。國子祭酒法式善。以君與嘉興王曇。常熟孫原湘。為三君。作三君詠。善書。各體皆工。雖倉卒點畫不苟。能吹笛鼓琴度曲。不失分扎。所作樂府院本脫稿。老伶皆可按節而歌。不煩點竄。君在勤侯戍幕。苗女從征者曰龍么妹。甚佼麗。侯欲以歸君。君辭曰。非所堪也。君之為詩。專主才力。每作必出新意。嘗言自漢魏至近人詩。鮮不讀者。非盡其才。無以立也。不作可也。作而不傳。猶不作也。故君所作餅水齋詩。不沿襲古法。而精力所到。他人百思不能及。非其性情篤摯所見端歟。余交君久。暨東蕭君掄久客余。尤與君善。君旋吳。必過余與蕭君。作數日談。故知君較深。君無産也。先世久宦無家。母久居吳。安焉。君生卒皆在吳。友人謀葬於吳。並於武林謀著籍焉。從君志也。子三。昌枚。鎮樓。祖椿。女

一。
陳文述曰。乾隆嘉慶之際。詩人相望。歸愚守宗法。隨園言性靈。學之者衆。未有能盡其才者。君獨以奇博縱橫絕一世。余所識詩人衆矣。必以君爲巨擘焉。至性過人。殉母以死。詩人實孝子也。可悲也夫。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十一

嚴可均字景文號鐵橋浙江烏程人嘉慶庚申舉人官建德縣教諭有鐵橋漫稿

翕徐星伯同年書 一

楊秋室詩錄序 一

沈屺望傳 二

全紹衣傳 三

臧和貴別傳 四

黄節婦謝氏戴氏傳 四

吳嵩梁字子山號蘭雪江西東鄉人嘉慶庚申舉人由內閣中書官貴州黔西州知州

雙佩齋詩集序 六

弗如室詩鈔序 六

妙吉祥室詩鈔序 七

楊紹文字子挍浙江山陰人隨其父丁未進士夢符僑居常州官鎮洋縣丞有雲在文稿

禮論 八

明論 八
養心論 九
史記儒林傳論 九
論范武子 十
論鄭放游楚於吳 十一
陸繼輅字祁孫江蘇陽湖人嘉慶庚申舉人官貴溪縣知縣有崇百藥齋集
輕諾辯 十二
百衲琴譜序 十三
史半樓詩序 十四
書韓文公與崔羣書後 十五
方氏記李默齋實行書後 十五
青州同知趙君墓誌銘 十六
祀忠義祠附監生吳君墓誌銘 十七
臧大士字子履江蘇鎮洋人嘉慶庚申舉人官山陽縣教諭有蘊素閣集
名實說 十九

張浚論 十九
游鳥目山房記 二十
游劍門記 二十一
棋煙野客傳 二十一
華亭王瘦山墓誌銘 二十二
陳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嘉慶辛酉進士官由編修至禮部侍郎有太乙舟文集
阮臺記 二十四
書許所望 二十四

答徐星伯同年書　　嚴可均

星伯足下。一別廿三年。天涯地角。何日忘諸。癸酉得塞外惠書。具知西疆陟歷。丁丑入都。奉書求年伯轉寄。後知　賜環。丁亥平叔制軍閱兵到睦。詢知近況。兼知曾到江南。去冬及今夏。屢見俞理初許印林。今冬十一月朔。見提學史君。並詢知近況。十一月八日。學轅巡捕吳君發到惠書。情深語至。我兩人文字之交。憂患之交。洵非泛泛同年比也。可均偃蹇終身。足下亦一蹶未振。同病相憐。既不能致　君澤民。秪應與古為徒。皇皇焉上觀千載。網羅放失舊聞。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不爾。天生我材。亦何所用。夫立德立功難。立言亦大不易。載籍極博。千僅一存。補闕拾遺。毋俾失墜。匪異人任也。願與足下共勉之。嘉慶中足下在全唐文館。從永樂大典寫出宋會要。此天壤閒絕無僅有者。及今閒暇。依玉海所載宋會要體例。理而董之。存宋四百年典章。肆力朞年。猶可竣事。而來書言苦無助我為力者。助得附名。非有議敘。殷時懸望。難必其人。與日或蒙　恩大用。無暇及此矣。時哉不可失。盍早圖之。至來書言。適日見梁永陽王前墓誌。高麗隋碑。薛河東所書信行禪師碑。聞所未聞。安得手錄其文。以補鄙著金石三錄。及全梁全隋文哉。然而關係無多。虛想亦快。不如宋會要之尤

要也。可均四十餘年來。所譔輯再等身。大率皆千數百年前之古人之心血寄存者。蒐拾叢殘。而聯比之。整齊之。為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除已刻借刻外。欲繕寫清本。留覆醬瓿。而去日苦多。來日苦少。言之索索氣盡。二十年前。校輯經佚注佚子書等數十種。就中鄭注孝經最完善。曾敘其源委。今夏將刻板。復為後敘。欲削繁就簡而未能。足見心力已衰。語許印林云。老矣。後此兩年。太歲在申。月建在辰。其大限乎。術家之說。或驗或不驗。印林以語足下。乃云限在明年。殆非也。十一月望。可均為繕寫清本地。引疾去官。明年幸或畢書。尚當再三往復。以博軒渠。承索鄙著書目。附呈如左。可均頓首。時甲午歲臘月八日也。

楊秋室詩錄敘

嘉慶廿四年。烏程嚴可均錄其亡友楊傅九之遺詩而敘之。曰。吳興之作者眾矣。沈休文宋書。姚思廉陳書。十七史中有其二焉。由唐而宋而元。則徐元固初學記。孟東野。沈下賢。釋皎然。牟巘趙子昂詩文全集具存。而沈作喆寓簡。葉少蘊嵒下放言。胡元任漁隱叢話。亦略資攷證。明則朱文甯史概。董遐周廣博物志。鄭庚升詩集。其尤也。國初已來。為經史諸子之學者數十家。詩文千餘家。而胡朏明禹貢錐指。鄭芷畦行水金鑑。沈東甫新舊唐書合鈔。及徐方虎。沈繹堂。我家石樵。海珊等詩集。為最

著要而言之足為休文繼起者曾不數數見大率淺陋空疏守兎園新冊拾宋人殘唾以自附作者之林仿架局以為文調弄秋雨秋風微雲淡月涼露晚煙寒鴉疏柳數十字以為詩于是乎家家有集人人著書書易成而必不傳而亦往往幸而傳就中有人焉沈酣四部罄畢生精力而書未必成成又未必傳然而不佞之意在此不在彼夫立言所以明道道非空譚性命之謂其謂倫常之教古今政治得失成敗安危之大其精賾而散布在兵農禮樂刑法天文地理名物象數艸木鳥獸蟲魚故必讀書數萬卷網羅散失參攷異同以求真是然尚猶得一二而遺十百業逾進心逾虛自愧無當于古之作者也甚矣學問之道難言之也不佞有志而未逮三四十年矣足跡半天下同時樸學之士識面多矣其同鄉同志者丁小雅為大戴禮之學姚秋農為說文之學施非熊為金史之學楊傳九為明史之學四子者于學無所不窺而各有專業用力久且勤而小雅傳九書未成先死為可惜也小雅有子能讀父書傳九無子死後書散亡尤可惜也傳九之高弟子陳抱之收拾遺稾僅得詩百數十首屬為審定夫傳九之可傳者不必詩詩稾舊有千二百餘首而僅得此又可惜也傳九之詩初嗀義山後服膺竹垞晚年略仿樊榭大較多隸事尚詞華其光黝然朱絢朝采獨七言歌行沈雄激盪大放厥詞如范宗宣公祠賈休難漢梁將軍書蘭諸

作實兼空同竹垞之長。即詩而傳九亦可傳矣。不佞為傳九惜。而又為之慰也。迺釐正譌字。芟十三首。增八十首。定五言古詩五十五首。七言古詩三十二首。五言律詩三十二首。長律三首。七言律詩五首。五言絕句三首。七言絕句百七首。凡二百三十七首。分為三卷。題曰秋室詩錄。付抱之爲刻焉。傳九名鳳苞。秋室其自號也。歸安廩生。居烏程之南潯。許周生為作小傳。

沈屺望傳

沈祖惠字屺望。號虹舟。烏程之馬要人。明工部侍郎節甫來孫。父在莪。贅吳江平望李氏。祖惠生决月。而母李卒。育于外王父母。仍為外氏贅壻。外氏無嗣。因冒李姓。年十九為嘉興縣學生。尋食餼。雍正己酉拔貢。乾隆壬申春領解第一。其秋會試第二。歸班改復沈姓。除江西高安縣知縣。充己卯同考官。卒年六十八。祖惠殫精帖括。蘄冠有聲。屢困場屋。年卅四遊陝甘學政幕中。始銳意詞章。為西征賦兩年乃成。文多不錄賦既脫稿。并自注合一萬五千六百四十許字。賅洽閎深。上掩潘岳。交河王侍郎蘭生曰。千餘年來鉅製也。祖惠意猶歉然。再三更正。不輕示人。其詩亦各體穩稱。五律尤高渾峭拔。逼真唐音。年四十一而倦遊。以帖括授徒鄉里。潛心理學。厭薄詞章。先時稿本棄之敝簏。與並世名流絕不通聞問。並世名流亦鮮或俱道之。或曰意有所

懲。深自韜晦也。登第後。為四書講義。自負理學正宗。復不為時論所重。以故祖惠畢生無詞章名。亦無理學名。及卒。平望賈人子。有獲其賦艸者。先君子借觀而善之。鈔存一卷。其高弟子王元文。蒐輯遺詩。獲三泰游艸四卷。洞庭游艸一卷。拾存艸二卷。經進艸一卷。謀付梓不果。越六十餘年。落破書灘。余獲之。合編為虹舟集九卷。世間無第二本。終亦必亡。欲付梓。非力所及。姑舍詩。為之立傳。而載其賦。傳者傳也。余文未必傳。即祖惠之賦。仍未必傳。枉費紙墨耳。於虖。天之生材不易。人之憐才亦不易。自古而然。詎唯祖惠也哉。

全紹衣傳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小字阿補。鄞人。年十四。補諸生。始謁學宮。至名宦鄉賢祠。見謝太僕三賓張提督杰木主。曰。此反覆賣主賊。捶之不碎。投頖池。雍正七年。充選貢入都。上書禮部侍郎方苞。論喪禮或問。侍郎異之。由是聲稱藉甚。十年。舉進士不第。工部侍郎李紱見其行卷。曰。深甯東發後一人也。十二年。 詔開鴻博大科。膺薦者二百餘人。集都下。祖望譽最高。徐相國廑招致之。不往。遂深嫉之。乾隆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十月大科 朝試。相國以祖望故。特奏凡經保薦而已成進士入詞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祖望負氣。為五六天地之中合賦擬進卷二首。抉漢志唐志之

微。出與試諸人右。當事者益嫉之。明年散館。列下等外補。祖望性伉直。不能容物。先嘗患齒痛。妻張氏因事相規。笑曰。此雖黃人物之報也。卒不改。至於放黜。既南歸。丁外內艱。服除。不復謁選。性好聚書。弱冠時。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輒借鈔。入都。鈔書不輟。坐是困乏。以行篋書二萬卷質於黃監倉。然猶就永樂大典取所欲見而不可得者。分例為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文集。發鈔之。及放歸。重登天一閣借鈔不輟。家益貧。饔飧或不給。冬衣袷衣。惟韓江馬氏稍賙濟之。主講蕺山書院。不數月。與紹守不協。固辭歸。後主講端溪書院。年餘以病歸。乾隆二十年卒。年五十一。子昭德。年十三。先五月卒。議立後。而本支無其人。乃立疏族孫孫桐為孫。盡鬻所藏書萬餘卷於盧姓。得白金二百。為喪葬費。孫桐纔七歲。後亦不達。祖望經學史學詩文。雅擅眾長。生平服膺黃宗羲。宗羲著述甚多。其最傳者。南雷文定。於殘明碧血。刻意表章。祖望踵南雷之後。亦刻意表章。詳盡而核實。可當續史。其七校水經注。半在趙一清本中。困學紀聞三箋。嘉慶初。屠繼序得本梓於廣。再梓於浙。學政阮芸臺得經史問答。史夢蛟得手定本鮚埼亭集。並梓於浙。外集詩集。亦漸次梓行。余觀古今宿學有文章者。未必本經術。通經術者。未必具史裁。服鄭之與遷固。各自溝澮。步趨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難得也。當事者不善護持。

至使終身放廢。人既阨之。天亦阨之。然而不朽著述。久必發攄。仕不公卿。何關輕重。
自祖望歿後。至今五十餘年。其遺書出而盛行。知不知皆奉為浙學之冠。故為之傳。
俟史臣之述文苑者采焉。

臧和貴別傳

臧和貴。名禮堂。以字行。江南武進人。高祖琳。治經。精兩漢學。即世所稱玉林先生者也。父繼宏。有隱德。和貴為人肫摯。不苟言笑。事親孝。臨財廉。非其義一介不取。居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笑不見齒。母病。割股肉療之。兄庸。博學有聲。師事盧學士文弨。學士稱庸校書。天下第一。和貴師事庸。庸之卒。和貴師事錢宮詹大昕。業益進。所與游皆東南知名士。時段大令玉裁。丁廣文杰。孫觀察星衍。皆宿學負重望。不輕許可。顧交口善和貴。名亞庸。謂之二臧云。阮撫部元。為經籍纂詁。聘庸總校。和貴與焉。後撫部校勘十三經。再延和貴。以母老辭。逾年。邢大令澍。復以校經聘。留三月。遇疾歸。疾且革。語季弟吡曰。奈母何。遂死。時嘉慶乙丑歲也。年三十無子。庸在京師。聞而哭之哀。私謚之曰孝節先生。和貴善著書。慕古孝子孝女孝婦事。作孝傳百三十卷。又纂尚書集解案六卷。三禮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補嚴氏蔚左傳賈服注三卷。說文解字經考十三卷。南宋石經考二卷。增訂孫氏星衍倉頡篇三卷。重

編說文繫傳十五卷。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六卷。

嚴可均曰。以和貴之孝行卓卓矣。而未永其年。惜哉。然著述等身。聲施藝苑。亦吾黨之榮也。彼歿世而名不稱者。可勝嘅哉。

黃節婦謝氏戴氏傳

建德黃勝友。與余善。於其病篤也。遺命其猶子鵠請。及子鶴秀曰。我母戴。我祖母謝。皆守節撫孤。今我諸黃群從。不墜家聲。兩孺人力也。校官嚴君能古文。宜請為家傳以附邑乘。越歲。二子以事狀來謁。不敢以不文辭。節婦謝。建德之南鄉人。歸同里黃君延。生子禹錫。而君延歿。謝年十九。節婦戴。山陰縣之安邑人。歸禹錫為繼室。生子金友。羲友。勝友。而禹錫歿。戴年二十九。當謝之初寡也。上奉寡姑。下撫孤兒。家赤貧。不保旦夕。其鄰王文昌者。君延友也。初文昌妻與謝同時娠。指腹約婚。及禹錫生三歲。文昌女亦三歲。而謝寡。文昌抱其女付謝。為謝摒當外事。謝勤苦善持家。漸小康。寡姑歿。居喪如禮。禹錫長。合婚如禮。生孫在中。年二十一。與其母王相繼歿。謝為之續娶。即節婦戴也。戴之歸禹錫也。謝年六十四。喪孫憂不祀。戴聯舉三男。門庭嘉慶。而禹錫病不起。戴寡居勤苦善持家。似其姑。事姑能先意承志。催耕課讀。益大其家。

謝年八十三而卒。戴年七十六而卒。三男皆成立。有聲鄉校。嘉慶十八年。校官錢秉鈞。以兩節婦事申請題旌。奉　旨建坊。今其後裔無白丁。恂恂孝友。而王文昌子姓。與黃嫻姓。歷數世。百餘年如舊焉。

嚴可均曰。劉向作列女傳。史家因之。代有撰錄。皆取才章名世。奇節非常。或乃薄命仳離。亂亡播越。則雖文姬重嫁。亦立佳傳。蓋列女不必皆烈女也。余以謂女子賢行。貞孝節烈。四德同科。而節為大。未亡人性命鴻毛耳。以是獲茲孤。宜延殘喘。然而哀門難振。撫孤能成立者。百不二三。總使程嬰杵臼。與趙孤同斃。或趙孤先斃。後世誰復知之。幸而成立。是有福命焉。於虖難矣。節婦謝。節婦戴。苦行相繼七十年。其後浸昌。亦其福命有以回天也。彼無孤可撫。撫孤不成立者。可勝慨哉。

雙佩齋詩集序

吳嵩梁

故通政副使王葑亭先生。以詩名海內者三十年。嘉慶二年卒於官。又八年。其季子竹嶼通守。始持所著雙佩齋詩集二十四卷。以授嵩梁俾為序。因取法梧門學士楊蓉裳員外何蘭士太守所定本覆加校勘。編為八卷。鏤版京師。先生少孤敦內行。乾隆乙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初以中書直樞廷。念母老遽乞養歸。繼授刑部郎。改擢御史。遷給事中。巡城巡漕。皆有清直聲。其由太僕而轉通政也。召見良久。上方期以大用。未逮而歿。其詩乃特傳於時。嗚呼。先生之於詩。蓋篤好出於天性而治之至精且勤者矣。天又予以時與地焉。俾得有所助發。以克盡其才。籍本婺源。家於江甯。湖山佳麗。擅絕東南。為京朝官久。所與倡酬。皆天下知名士。其思力之雄。無往不入。而皆造乎自然。千門萬戶。匠而成之。五和七均。濬而出之。不欲以矜氣凌人。要聲悅俗。故所詣寔乎與古作者抗衡。嵩梁曩從先生論詩。輒主三成之說。謂必成句成章。然後可以成家。否則才軼於法。理窒於詞。雖有性靈。終歸湮汩而已。聞者以為卑不足道。先生獨韙其言。由今觀之。彼以虛憍浮靡之習。竊附壇坫以自雄者。客氣易盡。真味索然。求其一章一句之傳。亦不可得。而先生之詩。膾炙士林如此。豈非其用功深而得性情之正耶。先生譽望既崇。虛已愛才。尤歉然不自以為足。初從

亡友李介夫編修處見嵩梁新田十憶詩。遂折簡行。與定交。當是時。嵩梁齒未及壯。既以數奇落魄。所為詩益多哀艷繁響。以紓其抑鬱無聊之氣。十年以來。游更憂患。嚮道漸深。覆視向之所作。詫如夢囈。惜乎不能起先生於九原而質之也。竹嶼早負俊才。今且出而佐郡。宜益求所以自立於詩之先者。其詩乃繼先生以傳。嵩梁早衰。又多病。已不足為當世用。一藝之工。亦徒耗其心力。而不克底於成。其愧負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弗如室詩鈔序

鉛山蔣藏園先生。以詩主海內壇坫者四十年。余少時獲受知於先生。遂與修隅昆仲定交。是時先生患風痺。語期艾不能詳。有所講授。修隅侍側為疏其義。故余兩人交尤篤。乾隆辛亥冬。余在杭州。得修隅凶耗。與其弟師退相持而哭。即屬余定其遺詩。詎今十有五年。始踐夙諾。益余之負修隅也久矣。君兼異才。早得甚譽。容止蘊藉。有六朝人風味。少隨藏園先生以乞養歸。僑寓金陵。眾主吳越講院。所至有佳山水。既歸藏園。嘗攜家人為匡廬游。數月不返。君皆撰杖捧硯以從。故所得詩尤多。五言持風格。七言洸宕有奇氣。然皆出以渾成。當其冥心孤往。憑几堅坐。杳若空山。聲乎一發。沛然江河千里。而波濤之衝擊。島嶼之縈紆。咸出沒于風帆沙鳥間。所謂牢籠

萬態者非耶君初以拔貢生屢黜省試主司輒以失君為憾甲辰閏三月獻賦江南
行在同人輒首推君顧僅列二等選　宮綺之賜而終不得一枚未幾丁父憂服
除謀養母急出為州同知權山東臨清州事遂以勘水災積勞成病病前數日寄余
書自述平生出處交誼辭甚愴惻孰知其竟為身後之託耶嗚呼修隅才望標韻傾
倒當世乃至沈抑下寮遽齎志以死所僅存者獨此數卷詩為其畢生心力所寓可
悲也已修隅死而余益孤師退比自唐縣寄修隅所著弗如室詩鈔屬為勘定其與
余倡和諸什往往佚去因就所收刪存四卷序以歸之嗚呼余之所以報修隅於地
下者乃遂止此耶修隅母年八十尚健使修隅在亦未甚衰余年甫四十耳心灰才
盡已若頹齡行且屏棄文字閉門養疴甘與草木同腐而修隅詩余猶及見其傳亦
後死者所藉以少慰也夫

妙吉祥室詩鈔序

余既勘定亡友蔣君修隅之詩君弟師退又以書寓余曰論吾伯兄詩者多矣君為
最善某病且旦暮死願君為先定其詩死且不恨余得書悢悢不怡者累日一夕大
雷雨取其詩讀之未及終卷啜然而哭曰師退其竟死矣乎師退天授異稟讀書日
萬言壯遊所至足迹半天下弱冠以獻賦受　上知　賜舉人偃蹇數十年甫得一

令。公私又多牽制。不獲稍行其意。鬱鬱以病。雖欲不死得乎。及得師退所寄縣居諸詩。則又破涕而笑曰。師退其竟不死矣乎。師退曩時如鯨噓鼇擲。震懾一世。其氣雄以悍其節壯以烈。今一變而為優柔和澹之音。其中殆有所自得者耶。師退其幾於道矣。何為鬱鬱以死乎。夫人死生誠不足道。必有所以不死者在。立言其一端也。詩人之言。大者可以澤及民物。小者可以持其性情。顧非憔悴專一。其詣必不至。師退之才雖奇。使沈酣於富貴利達之中。安得并力於詩。以自致必傳如此。然天必挫折一世之才。以成其獨至之詣。苟非以道勝之。則窮蹙無復生理。而詩且不傳。詩人亦危矣哉。余與師退交二十年。所遭前後互殊。詩亦與之屢變。師退今病已愈。强起視事。猶能以餘力料理其兄及生平所自為詩。殊足為吾黨之慶。余才不逮師退遠甚。於道又茫乎未聞。憂患轗軻。瀕於死者八九。然猶以卑官求養。勉侍晨昏。君母亦老矣。願君益為道自愛。以就名山之業。而紓其無涯之悲。至君詩源出於杜韓蘇黃諸家。序事矯變。尤得藏園先生家法。此有識所共推者。又何以余言為哉。

禮論　　楊紹文

凡人不得其平則爭。而人之心又必不能平。故聖人作禮以平其心。吾見天下之巧詐者矣。曰若是則我勝人。不若是則人勝而我負。嗚呼。彼其不勝我者。必其智其能之不若我者也。若我者。我不能勝之矣。勝我者。彼又將勝我。然則勝負未可決也。且夫吾力能勝百人者。不可謂天下無勝千人者也。推此而上。則雖勝萬勝億。將亦無可恃。而何以為必勝哉。雖然。其所以為此者。則有故焉。彼蓋未知登降揖讓之節。親疏貴賤之分。無謙讓。無等衰。彼其於人泛泛焉而無以相繫。則誰撫之。誰恤之。誰尊之而敬之。勞吾知其無助也。憂吾知其無分也。勞無助。憂無分。則不得不思所以禦其憂勞。而千萬人之張之敵者。又岌岌乎有不能禦之之勢。於是姦詭詐伎之念橫生。遂至於無所底止。昔者先王之制禮也。就人之所自有之理而文之。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孟子曰。人皆有是四端也。因其各有之心。而施於所宜發之地。人皆安焉。父母生而知愛者也。於是制昏定晨省之禮以成之。兄弟生而知友者也。於是制隨行鴈行之禮以成之。君生而知尊者也。於是制南面北面之禮以成之。夫婦生而知親者也。於是制同居同廟之禮以成之。因其心而制其事。使其親疏貴賤之相屬者。情有以相聯。義有以相結。乖離淫

縱之漸。有以相禁。而無所發。故其民相依以生。相保以死。相慶以喜。相恤以患難。紛爭攘奪之形。不作於外。而巧詐姦宄之心。不作於內矣。賈生曰。法者禁於已然之後。而禮者制於未然之先。故曰禮至則不爭。蓋先王所以平天下之心者。恃有此具也。夫天下雖有傑悍之夫。臨之以禮。未有不馴者。然則天下所以勝人者。孰有如禮。而胡以巧詐為哉。

明論

凡人之明。有可知。有不可知。夫惟聖人能無不知。無不知者。雖有不知而不害其為知。常人不能無不知。即有所知而未必果知。故求知之道。在屈所知以養其不知。故吾之論明也。不以明論人。而以人論明。今夫海泛泛乎其廣且大也。江淮河漢。并百川而共歸之。浸浸乎其受之而不溢也。洩之而不窮也。槃之口實大於甕。而甕之容實多於槃。聖人之知。大受而大出。渾乎其不可知也。海也。庸人之知。出之多。容之必少。故宜為甕而不宜為槃。月與星並懸於天。星不若月之明也。然而月與星並。則知星之不若月。不並則不知星之不若月也。嗚呼。世之有星之明者。吾甚懼其不見有月也。夫以一縕之火。欲鑒一室之物。此固未可以盡見也。然而物物而燭之。寸寸而識之。吾未見其不盡一室也。唯其稍有所見而止。故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苟

自知其為縕也。見一物焉，曰吾豈足以審此物乎。既審此物矣，曰吾豈足以審此室之物乎。由其所見以及其所不見，則一縕之明，未必不審於巨燎也。嗚呼，聖人吾不敢知也，常人其慎所屈哉。昔者齊桓公之待管仲也，重之為相，尊之為父，管仲一言，惟恐其聽之晚也。桓公豈絕無所知哉，誠以其知小，故屈之以自養耳。晉文公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然觀其戰於城濮也，不棄輿人之謀，孰謂人可不屈哉。心之虛者識必靈，養之久者見必大。吾故曰：求明之道，必屈所知以養其不知也。

養心論

凡事之動，莫不役心，心為事役，則將隨於事以為變，而不得自主。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吾心之用也；耳目鼻口四肢者，吾心之官也。耳欲聲而心為謀之，目欲色而心為謀之，鼻欲臭，口欲味，四肢欲安佚，而心又為謀之。得之則喜，失之則怒，撓之則哀，迫之則懼，繫之則愛，羼之則惡。耳目鼻口四肢者逐逐然尋之，而心敝敝然役之。然則喜怒哀懼愛惡欲，祇以供耳目鼻口四肢之用，而吾之無心也，固已久矣。且夫聖人豈能外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以為心哉。情者，心之見乎外者也；心者，情之宰諸內者也。內者主而外者客，是以喜怒哀懼愛惡欲不為耳目鼻口四肢之用，而為心

用。聖人之心主有常。而客不足以乘之。常人之心不足以為主。則必畱之於客。而使無為其所撓也。水之清者多在澗。木之密者多在山。非山之木易長。而澗之水易清也。其得雨露之澤深。而無牛羊斧斤之賊也。其得隄防之勢阻。而無塵泥穢惡之入也。人之得乎天者日消。而習於人者日積。雖欲心之存。其又可得乎。若使旦旦而自新。刻刻而自反。使不賊於斧斤。使無滑於泥滓。雨露之澤畢受。防範之勢恆密。鬱鬱乎深林之勢可望矣。瀲瀲乎淵源之幽可指矣。巍巍乎反諸天而得其本也。浩浩乎行之外而應之內也。凡事之動無不從心。而養心之道亦備矣。

史記儒林傳論

記曰。無為而為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余謂此非孔子之言。傳之者之妄也。夫學者以立志為本。昔者孟子著書明王道。務在去利崇仁義。夫不去利而能為仁義者。未之有也。天下因利而行仁義者有矣。君子病之。以為久假而不歸也。況以利而誦仁義之言而絕不為之者乎。余讀史記儒林傳曰。嗟乎。儒術之壞。自此始矣。古之養民也。立庠序學校以教之。升之司徒司馬以寵榮之。然必考之以孝友睦婣任卹。進之以智仁聖義中和。範之以禮而和之以樂。使其心知道之實有可樂。而非以為榮寵也。其所以榮寵之者。亦為取其所有餘以治民之不足。而非特為之報也。故學者多

有廉恥之節。而士大夫無相冒之行。漢興幾百年。歷文景之治。而後學校立。寖寖乎固一時之盛也。然其所舉者。治六經之說已耳。非有古者三德六行之選也。而方汲汲乎以利誘之。為博士弟子。為郎中。為秀才異等。釋奠舍菜誦弦書禮之教。蓋無聞焉。而自布衣為天子三公者。乃公孫宏等。而申公韓生董仲舒。皆以抗直黜去。則是風天下之為學者。治章句以為榮寵之資。而爭為阿諛之術。以取宰相卿大夫。抗顏而為儒林。而不知愧也。當周之衰。攻戰從橫之術行。然孔子之門弟子。游夏之屬。各有徒數十人。後百餘年而有孟子荀卿。秦始皇盡燒天下之書。殺戮諸儒。然陳涉起而孔甲從伏生之徒。猶守其遺經以至漢。豈非先聖人遺風流俗猶有存者。而無為而為仁者。人之良心未盡泯哉。漢之舉賢良孝弟。古庠序之法也。較唐宋為盛。其使天下鶩於功利。而背乎先王之道。則學校之失也。公孫宏之曲學阿世。諸儒詆之。學校興而倖進之徒。得所資而起。而老師宿儒。不得復以道正其失。其有異己者。共擠而排之。而漢遂無儒矣。太史公敘云。建元元狩之間。文辭可觀。傷儒林之徒有文亂自此始也。故學校不壞於周之亂。而壞於漢之興。則公孫宏之罪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叔孫通制禮。而先王之禮亡。公孫宏崇儒。而先王之教亡。其遺害百世。曷可道哉。

論范武子

范武子請老。召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予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郤獻子為政。論曰。武子非謀國者也。夫國家之用人也。當綜其成敗而為萬全之計。然後能收其功而不受其禍。譬若火起於積薪之內。其將起也。焰不過尺寸耳。提挾罋壺之水。即足撲滅之也。曰今雖撲滅之。恐有後患。不若盡焚之。夫焚之而無患也幸也。不幸而其焰遂烈。焦原爛澤而不可撲滅。則火之患豈可勝言哉。且夫勢未有逆用之而不愈甚者也。今夫水塞而漲。不使之疏其派。反決其道以暢其機以為可以藉溉灌之用。吾見其敗隄決防而已耳。武子之請老。何以異是。且武子以郤子之喜怒。為以類乎。為不以類乎。既不能以類而怒。豈反能以類而止亂乎。夫兵危事也。郤子能必勝齊乎。以勝負未可決之齊。而以試憤恨已甚之郤子。其道固已危矣。萬一不勝於齊。必增怒於齊。則又將何以處郤子也。如是而啟郤子之伍。撤郤子之權。郤子其能靖乎。若其能靖也。則雖不授之政。又何益亂之足患也。楚成得臣率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使為令尹。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而為賈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入也。其後果敗於城

濮。郤子之事。無乃類是白公之亂也。起於不得伐鄭也。然其亂也由子西之許其伐鄭而又救鄭。然則上之人不有以激之。即白公亦未必亂也。為武子計者。當導之以君臣之義。登降之禮。而修晉之典。則使郤子知齊之非禮。不足以辱我也。則將渙然釋然。而不以齊事介其心。何亂之與有。且使郤子而悍然叫嚣。不可以禮馴也者。則如虎豹之跳踉暴怒。不至破檻圈橫噬搏攫。其勢固不可止。不為之高其藩柴。固其扃柙。而反假之以翼哉。且夫武子之威政成於晉也久矣。武子為政。郤子必不敢亂然則為晉國之藩柴扃柙者。非武子而誰。而退然高拱以翼不可馴之虎豹。以幸其不至破檻圈橫噬搏攫。嗚呼。武子之為國謀也左矣。郤子之勝於靡笄也幸也。天下不知郤子有可敗之道。而見郤子有勝齊之迹。而武子遂有知幾之名。使後世用人者法之。其不為禍於國家也幾希矣。

論鄭放游楚於吳

持法而忘勢者為公。畏難而就易者為私。為政者趨公而滅私。斯可以已亂。夫苟有君子之心。未有不知用公以已亂者。而有時不得已而必出於私。則非公之不可用也。所以用者失其術也。夫人莫不有爭心。爭而不已。必亂。當其爭之始也。其勢未遂而其計未審。自非大奸慝。皆有所畏忌。惟君子知其將然而預為之所。使知禮之不

可犯。欲之不可遏。則爭雖動而可止。若使之既逞其欲。則雖有不可宥之理。而或有不得不宥之勢。於是其亂百出。而不得不爲不公之事。昔者子產當政。子晳與子南爭室。子南傷子晳。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乃放子南於吳。說者多謂子產能用刑。吾獨以爲不然。夫徐吾犯之妹。子南既聘之矣。子晳何得委禽焉。犯告子產。犯蓋知禽之不可再受也。若使犯請女擇。而子南不許。而訴於執政。子產能不罪子晳耶。若使子南知子晳之櫜甲而訴之執政。子產又能不罪子晳耶。然則創禍者子晳也。成禍者子晳也。啟釁者又子晳也。而子南之過。獨在不早訴子產耳。長者之罪三。卑者之過一。又何得謂直鈞而幼賤有罪哉。不放三罪而放一過。甚矣子產之失刑也。雖然子晳強而侈。勢固不可一朝去也。苟罪子晳。則必且放子晳。放子晳。子晳必亂。子產之權。未足以誅晳。故不得不委曲遷就。以求一日之無事。然吾謂子產之失。在知其亂而不爲之所也。苟以犯告之時。召子晳而明語以婚姻之禮。兄弟之義。勸之以敦睦。喻之以法制。臨之以君命。子晳未必不從也。如其不從。而請君以討之。彼于國之典。違君之命。國所不與。討之易耳。不知出此而聽使女擇。故使櫜甲之釁得作。子南之戈得擊。晳之罪未白於國。而討晳之舉。未可驟行。不得已而府獄於無辜之子南。徐待子晳之變。故子產非私子晳也。不得用公之術也。是故君子爲政。不論其勢而

一正以禮。夫苟正以禮。尚何亂之不已。而以廢法為苟且之權哉。

輕諾辯

陸繼輅

輕諾者必寡信。斯言也。人人以為大戒。嗟乎。輕諾亦豈所望於人人哉。有人於此。事方急。不能自謀也。而謀之於友。友謝之而無辭也。則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也。吾今諾子而事不果。吾何以見子矣。子盍他圖焉。斯人也。於事無所補。而多此一慚。其心益皇然矣。有人焉。憤其友之不為力。而奮然任之。則欣然以行。隱然有所恃。至明日而不果於事。誠亦無所補。而前日之一慚。固已為之泯其迹。而紓其憂矣。此其恩與諾而信者一間耳。信也者。諾之後之事也。諾且不可得。而遑責其信邪。且夫信與不信。非諾者之所能逆覩者也。天下亦安所得萬全之事而籌之也哉。忠臣之謀國也。其始願皆期於撥亂而返之正。然而勢窮力絀。徒以身殉。負其夙心者何可勝道。如以輕諾寡信之律繩之。則將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而高飛遠引者為不輕諾也。反顏事敵者為不輕諾也。而豈其然。夫人心之日趨於薄也。無愧乎孝悌者。蓋十不得五六焉。其睦婣任卹者。十不得三四。十不得一二焉。故貧富日益相耀。而睚眦之怨積為仇讎。仇讎相為里閈。而戾氣乘之矣。豈不深可懼哉。故曰輕諾者未可厚非也。寬之以或信或不信。而諾者猶難其人。責之以必信。必不可不信。而尚有能諾者乎。彼多方以謝者。方以寡信之說文其不諾。而奮然身任者。又以能諾之故陷於不信。

是杜天下睚嫺任卹之機。而使之馴至於仇讎也久矣。夫旁觀之易為言。而孤孽之難為諒也。或者曰。如子言。則以緩急告者皆諾之。至明日而謝之曰。事不果非吾始願也可乎。曰此則身受者之所能辨者也。天下豈有處心積慮。成於不信而能以諾市者哉。是又不諾者更端之師說也。

百衲琴譜序

吾友江陰祝百五丙季。嘗集李玉溪詩句為詞。余從其子長見所鈔本。讀而工之。殆忘其為集句也。因戲署為百衲琴譜云。憶余與丙季定交。在乾隆己酉之歲。丙季兄子常年二十有七。最長。次張宛鄰。次吳仲甫。次丙季。次莊傳永。次丁若士。次余及余從子劭文。爾時識疏而志大。挾其一隅之見。幾以為天下士盡於此矣。久之。子常女兄之壻薛畫水來自無錫。宛鄰之兄皋文。暨皋文之友惲子居。歸自都下。而李申耆吳仲倫最後至。此十數人者。其所自期待。與所相勗勉。豈嘗沾沾求以文辭自見哉。已而仲甫溘逝。畫水皋文申耆。先後成進士。留官京師。亦卒不顯。子居令浙東。尤見摧抑。其他諸子與余。各謀衣食於四方。於是始有身世寥落死生離合之感。動乎其中。思託於汪洋恣肆。鏗鏘清越之文。以自抒其鬱勃慷慨之氣。蓋至余及子常之年。諸子皆憔悴。願為文人以自慰於沒世矣。雖然。文之為物。亦頗為造物所矜惜。書冊

所載。司馬相如楊雄之徒。下至蘇軾秦觀輩。或坐致窮困。而王勃李賀。至以夭死。論者遂目為禍人之具。故自昇文傳永子居之亡。二三子意思衰颯。或多病。即於文學亦稍頹矣。嗚呼。豈天之生此數人者。初未嘗措意耶。抑恐其文之成。將抉摘幽隱。足以洩天人神鬼妖魅靈怪之祕。而百計以殺其澌滅耶。昔者李元賓年不及三十。德業未有成就。而退之銘其墓。乃以為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自非退之之言。足以取信於百世。亦孰從而知元賓者。今世既未見退之其人。無可託以身後。而一時無聊遣日。比於博弈之所為。或反不幸而不與草木同腐。則後世之見知。將在乎是。嗚呼。不其可悲也哉。嘉慶庚辰。余司訓合肥。其明年。畫水來守廬州。丙季偕至。敘其從前所謂鬱勃慨慷之作。散佚殆盡。而集句之詞。以其子私錄之。故僅存。余頗懟其不自收拾。丙季笑而無言。嗚呼。孰使吾丙季遺棄一切。乃至自比於漢陰河上之倫以終老耶。則雖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將並世之人。有所不能信。而千載而下。復何論耶。因又自恨吾文之不足以傳吾友。而昇文之殃。為造物者有意奪其魄以撓敗之。非偶然也。雖然。以昇文之學之成。誠無憾於命之不延。而傳永表裏純白。確然負入道之資。已奪其年。又斬其嗣。抑又何耶。余既賢長能輯錄父書。並感念先友。泫然流涕。聊追昔蹤。書之卷端。以訊畫水丙季。其亦有相對汍瀾而不能自已者耶。

史半樓詩序

往余讀莊周列禦寇之書。怪其言曠然無垠。既以天地為逆旅。古今如旦莫。而又汲汲焉著書。若惟恐意之不盡於言。言之不極於文者。何耶。後讀史記。則又明言罷廢之餘。懼文采之不克自見。其論虞卿。至以窮愁著書為可幸。因而益推之長沮桀溺接輿之倫。彼雖有激而逃。深自匿晦。猶冀一言之得通於聖人。藉以有聞於後世。而丈人荷蕢。名不可得而知。乃出於不幸。而非其處心積慮。蘄至於是而後快也。且夫人與人相接。而後有聚處之樂。有聚處之樂。則必有離別之悲。有離別之悲。則必有箋疏之往復。以接其閼絕。而通其忱悃。又況我之於我。一旦將委棄於亡何有之鄉。離別之悲。莫逃於此矣。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他日負手曳杖。呼子貢而告之以夢。其情一往而深長。而富貴豢養之徒。反能恝然於恒幹。一任其草萎木腐而不之惜。吾且孰為賢乎。然則莊周列禦寇之矯言之者。乃其悲之不可制。而諱言之者也。合肥史臺懋半樓。有高世之識。自其弱冠時。即不習進士業。今六十餘矣。飢寒之不恤。而寢興食息。壹志并力以為詩。其詩或偶得一二語。曉夕吟諷。遲至數月而後成之。蓋孟郊賈島之流。詩人之獨行者也。一日懷其手錄之本。視余而求為之序。且曰。吾老矣。恐他人刪定吾詩。不若吾自知之審也。嗟乎。以半樓之泊然無所嗜好。

而獨拳拳於區區之一編。是余所論莊周列禦寇。又得於並世之人而一徵其說也。君雖老。尚益出其胸中之所藏。以與後世相見乎。後世讀君詩者。宜將有感於余言。

書韓文公與崔羣書後

天有知乎。無知乎。其知與人相戾乎。柳子之言曰。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妄也。此以天為無知也。莊子之言曰。人之小人。天之君子。此以天為有知而其知特與人相戾也。韓子之言曰。不知造物者好惡與人異心邪。抑任其死生夭壽而都不省記邪。則又和同二子之說。而故為抑揚之辭。殆將蓄此疑於千世萬世而終不可究詰焉。嗚呼。惟其信道也不篤。故其言天也多岐。夫六經之文。三子者亦既聞之熟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其常。而三子者參觀其變。變則善不必致祥。而不善亦未嘗召禍。憤激之論。所由紛紛也。嗟乎。躬稼而有天下。慶有大於有天下者乎。善射盪舟而不得其死。殃有大於不得其死者乎。而天果無知乎。而知果戾於人乎。且道不變。即天亦不變。皋夔益稷伊傅周召。伊古以來所稱有道仁人也。無不在卿相之位。非天實置之耶。雖三子者亦必曰天也。此用之為用也。孔子周流不遇。退而定禮正樂。繫易脩春秋。獨非天乎。天亦有變乎。非變也。天之降大任於孔子。無以異於皋夔益稷伊傅

周召也。此不用之用也。非惟孔子之聖爲然也。自秦之將亡。至於東漢之季。韓信彭越周瑜龐統之徒。身繫天下國家安危得失之重。不可謂非天之所用者矣。然而一聽其自興自滅。自生自死。曾不稍加呵護於其間。而伏生鄭司農煢煢兩腐儒。獨抱遺經於兵戈擾攘之際。晏然老壽。卒之微言大義。賴以不泯於後世。然後歎儒者受任於天。有不僅爲一朝佐命者。此固韓信彭越周瑜龐統之徒之所不及知者也。韓子者。唐之伏生鄭司農也。天之所以用之者。何遽薄於郭子儀裴度李晟耶。即莊子柳子。亦非徒生於世者。而其言如此。嗚呼。抱道之君子。當其阨窮勞困。在己猶不能自信。而況他人乎。

方氏記李默齋實行書後

望溪方氏記李默齋實行。而述其兄百川之言曰。人之大倫五。以吾所聞見。惟婦死其夫及守貞終世者爲多。子之能孝者差少焉。臣之能忠者差少焉。友之能信者差少焉。而實盡乎弟道者。則未有其人也。陸祁孫曰。諒哉方氏之言也。雖然。君父至尊親。不可以相較。吾以夫婦朋友較之。危哉乎兄弟之得列於倫之五也。古者婦人不以再嫁爲恥。至宋而大防始立。至於今而安之若素。苟非甚淫蕩。鮮有踰其閑者。亦以見人之私其所暱。用情之厚。必有大過於事君事親事兄交友。而後爲所私者之

不能無以報也。今夫不忠於君。不孝於親。腹誹心謗。諱之愈力。兄弟吾等夷耳。恩愛之不均也。貨財之有無也。子女之賢不肖也。相形而見絀。則怨。怨斯怒。怒斯爭。爭而不遂。則益怒。於是日取其過惡而暴著之。以自明其不得不然。而凡所以致然者。皆出於彼之所自取。危哉乎天下甯有日相暴以過惡而可共處一室者乎。夫婦則不然。恩愛之厚薄。貨財之有無。子女之賢不肖。皆與共之。無相形見絀之端。其隙無由而起。間有一二不相能者。則皆有以移其愛者也。其為私其所暱尤甚。若朋友則吾之所擇焉而取之者也。其初取之而終悔焉者。絕之可也。其不絕者。固無多求也。不然。必其無間者也。兄弟以天合。其始非出於擇。而終又不可以絕。於此而求多焉。則乖矣。為之妻者。又從而是非曲直之。則益乖矣。為之友者。又從而是非曲直之。則愈益乖矣。且人之過惡。為朋友所及知者。十之三四。為兄弟所及知者。十常六七。以漸乖之勢。竊摩於無可絕之道。日窺伺指斥於庭階觴豆之旁。而禍乃不可勝言矣。此吾之所為危也。雖然。以君子處之無難也。夫臣之忠於君也。堯與桀一也。非擇其君而然也。子之孝於親也。夷與跖一也。非擇其親而然也。兄弟亦若是而已矣。導之使合於義者上也。讓焉而處之以可受。容焉而使之不有其名。次也。讓焉容焉。而天下亦遽睨然於是非曲直之所在。下也。嗟乎。夫婦相詬誶。朋友相責難。或不適時而式

好焉。奈何以吾同氣之親。至使之不得自比於吾之妻與友也。悲夫。因讀望溪文而申論之。知其危則安矣。

青州同知趙君墓誌銘

道光三年二月庚申。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武進趙君卒。越三月。赴至廬州。繼輅既爲位而哭。四月君子焸。復以狀來。且云葬未有期。願吾子預爲銘以待事。於虖。君之終。先君執友交游。與其及門弟子。於是零落盡矣。夫以繼輅失怙之早。吾鄉善人君子之多。先君從游之衆。而及見其盛。繼歎其衰。終悲其盡。則繼輅亦且頹然而將老矣。宜焸徵銘之遽也。君諱懷玉。字億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恭毅公四世孫。於翰林侍讀熊詔爲曾孫。於兩浙鹽驛副使侗斆爲孫。於刑部福建司郎中繩男爲子。母葉宜人。君之以所業質先君也。齒最後。先君既好劇譚豪飲。一日無客。即悵然不自得。又愛偉君。每君至。輒喜。促置酒。夜過半。始別去。以爲常。逮乾隆四十五年。　純廟南巡。君獻賦　行在。蒙　召試　賜官。先君猶及見之。而君年已三十有四矣。君既得官。嘗一入都候補。旋以葉宜人喪歸。歸十年。復出應禮部試。下第。留內閣行走。又一年。實授中書舍人。當是時。誠謀英勇公與襄勤伯同爲大學士。而君爲英勇公所知。薦充軍機章京。不果。擢侍讀。又不果。嘉慶五年。俸滿改外。六年至官。七年署登州知

府。再署兗州。八年刑部君棄養。遂不仕。凡里居二十一年。年七十。吾鄉自唐襄文。以文武幹濟之才。効忠前明。恭毅繼起。首為　本朝名臣。二公所詣不同。而同致通顯。益襄文以通。恭毅以介。襄文如長江大河。無不容納。恭毅如高山絕壁。特立千仞。然繼輅所見乾隆嘉慶間偉人奇節。讜論震動一世。其始大率以襄文為宗。惟君篤守家法。而稍變其嚴峭。為安雅廉讓。故於仕恒進怯而退勇。於庠。失時之惜。孰與失己以是見恭毅於地下。抑亦庶無罪悔矣。君知名最早。弱冠應京兆試。即與諸老輩抗顏為友。雖儀度嫺議。而持論侃侃。未嘗以年位自絀。其後家居。日與里中少年。賦詩飲酒。亦自忘其為大父行也。繼輅少於君二十五年。又與取從兄學軾學彭交相善。不敢與君為儕。而君以先君故弟畜之。自君病溼十餘年。不良於行。繼輅等嘗詣寢室起居。或以事數日不至。必相召。召而不往。必大怒。既見即又大喜。繼輅之官廬州君舁籃輿送別。握手唏噓。謂將不復得相見也。而今果然。其可感也夫。君娶於金。生四女。又娶於孫。又娶於沈。生二子。長即煚。次曰添丁。幼殤。煚之子曰蓮禩。君生平無所好。客來飲酒。客去即讀書。所著亦有生齋文集五十九卷。續集八卷。歛氣就律。肖其為人。銘曰。

蹟而趨。不如行之迂。是為文而儒。非才之徒。子孫守之慎勿渝。

祀忠義祠附監生吳君墓誌銘

吳君諱星萃。字東職。陽湖馬蹟山人。父桂枝。以名進士為經師。受業弟子數百人。故修撰金先生榜。今太保大學士董公誥其尤著者也。君早稟庭訓。未冠即補學官弟子。進士君與先君子交相善。以女妻先兄繼昂。進士君歿。君時時讀書余家。先君子頗稱譽其所為制舉文。已而依董太保於京師。肄業國子監。凡客京師三十年。君既屢試不售。欲南歸。輒因循不果。年未三十。即喪婦。無子。亦不更娶。有友人姚君者官曹縣令。請於董太保。偕君而東。嘉慶十八年。林青之黨將為亂。金鄉令吳堦捕得崔士俊。即羽檄各縣緝賊。至曹。姚令不之信。君力陳利害。並為設鉤致方畧甚具。姚令意稍動。而吏役多賊黨。奔告其魁。知事泄。遂先期攻縣署入之。急求得君。叱曰。勸令捕我輩者汝耶。君曰。然。恨令不早聽吾言。使汝曹猖獗至此。吾年七十有二。豈畏死耶。賊益憤。攢刺之。被數十創。姚令一家亦遇害。賊去。有營兵數輩至。君卧積屍中見之。呼曰。吾已無生理。幸加刃令我即死。兵憐之。為斷氣管。乃絕。時九月初十日也。吳堦既得崔士俊。旋誅其黨桀黠者數十人。金鄉獲全。巡撫將上其功。並陳姚令死難狀。堦先已遣人間行求得君屍。棺歛如禮。置佛寺中。至是請以君名附奏。得 旨入祀忠義祠。嗣子某以二十年八月迎君柩歸馬蹟山。越九月啟君配汪孺人之藏而

合窆焉。里中士大夫。會葬者數十人。方吳啓之踰崔士俊也。訊得林青九月十五日潛入 禁城之謀。馳報大府。兩司以下。無不駭且笑。以為邀功生事。非獨一姚令然也。賴巡撫據以上 聞。啓之功在滑令强克捷上。顧君以一老諸生。又平生選懦。恒緩不及事。而先事設謀。臨難致命。乃能如此。其殆養之有素邪。抑進士君粹然儒者。靈爽實式憑之邪。吾媿向者知君之淺也。乃為之銘曰。

安居專城急斯棄。彼何人哉守土吏。君令客耳宜可避。挺身罵賊徇大義。煌煌 殊恩逮九地。君之始願甯所冀。我銘其幽不出涕。君骸雖殘有生氣。

名實說

盛大士

聖人無成名。賢人無近名。庸人無遠名。無成名者不以名名者也。無近名者有所餘於名者也。無遠名者無所充於名者也。近名以其身之存亡爲量。遠名以十世百世之後爲量。然而及身之名果有有餘於名者。則攝而充之。十世可也。百世可也。君子惟既乎其實而已。既乎其實。而名或止於及身焉。此吾之不幸也。不既乎其實。而名或不止於及身焉。尤吾之不幸也。所貴乎名者。將以傳其實也。吾之名無以副吾實。不若無名之愈矣。今夫富貴壽考。造物者不輕予人。人受之而不察造物所以予之之意。於是乎造物之視富貴壽考。皆若不甚愛惜。而獨於賢人君子之名。則靳之。以爲名者。重器也。而或輕致焉。則天必忌之矣。彼享富貴壽考者。亦甚慕乎賢人君子之名。以爲名者。公器也。而或私取焉。則人必嫉之矣。爭天之忌。犯人之嫉。以冀其不可必得之名。則不得不積其力。堅其志。凡吾力之所可致者必致焉。凡吾志之所能至者必至焉。夫孰使我生而不虛生者。非名乎。孰使我死而不遽死者。非名乎。孰使我不虛生不遽死以有此名者。非吾乎。吾聞斲輪者欲其行之遠也。必先擇其木之良。鑄鐘者欲其聲之洪也。必先擇其金之精。故士有務名之心者。非賢士。無立名之心者。尤非賢士也。作名實說。

張浚論

宋張魏公浚。以吳玠故殺曲端。又不容李綱趙鼎。後人譏之。余謂曲端之殺。浚不任咎。即其與鼎異議。要其所議為公非為私也。惟因宋齊愈而劾李綱。則浚不得辭其咎。端在渭州。浚欲仗其威聲。擢為大將。而端素剛愎。與浚議論不合。彭原之戰。端不救吳玠。玠以兵敗怨端。端劾之。玠遂譖端於浚。初朝廷命王庶以龍圖閣待制。統陝西六路軍馬。端不受節制。庶深銜之。乃語浚曰。曲端不可用。且嘗作詩指斥乘輿。浚下端獄。端死獄中。聞者冤之。端雖有將才。而桀驁無人臣禮。既違王庶節制。又欲即軍中斬庶頭奪其兵。朝廷召之。擁兵不行。諸將士藉藉謂端且反。浚不能數其罪而斬之。此浚之過也。乃以作詩誹謗。謂罪不當誅可乎。建炎初。浚薦趙鼎為司勳郎。累遷侍御史。浚往江上視師。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浚乞幸建康。鼎請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得河南。不能保全人之不內侵。光世累世為將。無故罷斥。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出知紹興府。帝罷光世。以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命受呂祉節制。瓊與德執祉以降偽齊。浚復入相。帝欲遠竄浚。鼎固爭之。乃以散官分司永州。議者謂鼎無爭功之念。浚有忌嫉之心。不知鼎之為國。以固本為先。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浚之為國。則在於因利乘便。作興士氣。

維繫人心。鼎恐宿將驍勇。戰士解體。浚以光世庸懦不足有爲。二人所見不同。其忠一也。且浚去位時。帝欲用秦檜。浚止之。乃用鼎。鼎嘗有忌賢之心哉。李綱以三疏進高宗。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軍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論其不可。浚謂齊愈曰。公受禍自此始矣。其意若有不滿於綱者。初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吳幵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適齊愈至。時雍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議乃泄。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失。不報。齊愈將再上疏。其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以示綱。綱乃奏逮齊愈。正其助逆之罪。戮之東市。時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提舉洞霄宮。夫邦昌國賊也。齊愈擁戴國賊者也。以丞相殺侍從不可。以丞相誅國賊奚不可。且其時方將枕戈嘗膽。選士練兵。以進取中原而成大業。而忽阻招軍買馬之議。是不過惜小費。苟且偷安。束手待斃。委天下而畀之於強敵也。至李綱一去。兩河相繼陷沒。此則不能不爲浚咎耳。若夫秦檜之姦。浚不能察。及與共事。方知其闇。蓋檜機穽深險。外和中巽。知人之明。不獨浚有不逮。即鼎亦有不及防者。吾觀浚之忠悃。至死不變。臨沒誡二子以國恥未雪。身死不當葬先人墓下。浚亦人傑矣哉。乃論者謂浚多過失。宋史本傳。特因其爲南軒之父而過於褒美。此殆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與。

遊鳥目山房記

虞山西譙門外。數十步。枳籬屈曲。石廊旋轉。背山面水而構者。曰鳥目山房。昔耕煙散人棲其中。仿一峯淺絳法。得山氣最勝。其前榮曰小天台。四圍多山桃花。夾以篁篠。紅潤欲滴。後舍松杉柏檜。或偃或立。旁有亭曰西亭。亭左右泉澗鉤帶。涎玉沫珠。前望城垣。緣坡而上。岡翠繚繞。遊者四時無不宜。園池易主。窗牖缺圮。薪木無擷。有西山農家子。出百鎰償屋。貰酒於其中。披剔榛蕪。繕治復其舊觀。不數載。為文士觴詠地。余客虞山。友人吳項儒張椒卿晨過余寓。拉余出。徑造山房。孫少初先至獨坐。陳二小碟。酒一壺。已飲其半。三人各罄所餘。出望簷際。有炊煙旋旋迴合。蒸而為雲。日朦朧無光。四山翳蔽。霧重若雨。少頃。雨大至。門外履聲橐橐。項儒曰。必黃琴六也。是會也。項儒為東道主。先約少初琴六出城。而邀椒卿同過余。同遊山房。作竟日懽。琴六居北門。道遠。其來遲。又遇雨。衣裳皆溼。喘息未定。即索紙筆欲聯句。椒卿袖中出詩讀。少初奪之曰。飲酒耳。何詩為。酒保以饌具請。項儒令煮蠶豆。燒新筍。剪嫩韭。擷香花。烹魚殺雞。皆鮮美。有風味。酒半雨少止。懸崖奔溜。從松梢下倒垂。鱗鬣淨如櫛沐。余折松枝擊甌。椒卿和而歌。歌曰。雲黮黮兮山之阿。寒青叢兮引翠蘿。我所思兮不見。空搔首兮踟躕。亦不知其何所指也。俄而陰霾陡掃。山骨盡露。遙望西北諸

峯。巵者歸者章者隆者隋者陳者屈者。遠近俯仰拱揖。其東山則薄曠半嶺。雉堞橫截之。堞外萬花攢簇。明豔灼日。堞以內煙霏霧繞。琳宮梵宇。咫尺不能辨也。余數人仰視城內人若墜雲海。視城外若出雲表。呼歡笑聲。與雲吐吸。痛飲盡醉。而興愈豪。琴六不善飲。見少初拇戰不止。直前取巨觥立飲。遂大醉。椒卿少初皆頹然。項儒半酣。余自負不醉。踏月獨歸。項儒尾其後。余且行且吟。歸寓就寢。明日晨起。則疇昔之夜。行吟躑躅於月下者。皆不記憶矣。晤項儒始知之。諸君雖醉。不若余之甚也。辛未四月二十日記。

遊劍門記

自維摩寺迤邐而西。跨水澗。踏石矶。歷岡城數十轉。愈轉愈險。螺旋達於頂。曰劍門。虞山最高處也。峭壁陡立十數丈。如神斧劈。兩崖青黑色。上銳下削。中有縫。窄不容身。昏暗不可測。左右皆巨石。磐礴。攫拏蹲伏。諸奇怪狀。可喜可怖。壬申八月。余從北山得路。引而西。竭一日之力。奮然獨遊。緣岡而上。廻石磴旁。渴甚。覓茶舍。過僧寺。寺門閉不開。前有松棚賣茶。極香潔。座中翠屏疎峙。橫亘石梁。梁下水聲潺潺。是為拂水巖。牧翁於此築山莊。今久廢。余以茶佳。索再飲。忽飛雨撲面。襟袖頓溼。天青無雲。不知雨所自來。茶舍主人云。東南風起。則山溜倒卷。吹為萬絲。山中人習見不足異。

遊客過之。即爲異。日未晡。欲更覓奇境。微聞雷聲殷殷。從西北折而東。黑雲如牆橫數丈。雲下迷漫白氣。恍惚有物蠕動屈曲攫而走。雷漸近。且電。俄而風聲大吼如萬馬奔過。余疾趨入叢莽中。木石皆腥。氣益股慄。捫蘿披榛匍匐而下。岡漸低路漸濶。陰雲蔽天而無雨。膽乃漸壯。久之。始沿山足達維摩後院。雨數點即止。雲亦盡散。市戶鐙火如繁星。溪口有渡船。附之歸。舟人詢所由。悉以告。大爲悅惜云。登劍門絕頂。北望海。西望湖。風颿沙鳥。層城樓閣。無所不睹。何草草若此。然已追悔無及。始也急於遊不少待。繼則急於歸不少留。余一生受患在性急。遊山其小者。執筆記之以自警。

棋煙野客傳

棋煙野客者。居於韜光靈隱之間。丙子秋。余過西湖冷泉亭。憩飛來峰下。聞呼猿洞口有吟聲。攀崕入。有屋數椽。童子倚門。余問吟詩者誰。不對。請見不許。固強之。乃導余入。松毛爲龕。藤蘺屈曲。屋小而潔。筆牀茶竈。位置整潔。一客憑几而吟。年六十許。頎然秀削。清而不枯。鬚髮蒼然。衣冠甚古。揖余問所從來。余曰。聞吟聲故來。客曰。余不知詩。何能吟。且請坐。命童子煮茶。談吐極清遠。其音吳音也。叩以姓氏。不答。亦不問余姓氏。余心異之。見几上眞山居圖卷。自題棋煙野客。即呼之曰。棋煙客。喜謂余

解人見余扇頭自書秋草詩頗欣賞取別紙手録字法秀勁遒逸於宋大家中絶似山谷余更異之客呼余為秋草君薄暝余辭去客亦不復留越三日余復造焉則客已先坐冷泉亭邀至僑所居處瀹茗温酒摘園蔬烹池魚殷勤勸餐笑語歡洽酒半酣縱談史傳事上下千古如示諸掌兼及文章辭賦升降源流羅列海貫而於近人著述皆似無足當意者余大驚索其詩文則皆隨手散弃不存藁惟示和余秋草詩四首讀之琅琅然瑟瑟然而頗有哀悽之意余屢詢之客曰僕非逃世者流少時亦嘗弋獵浮槩中年人事多故鬱鬱不樂所居近市往來皆駔儈無可談者余乃携書一簏放懷山水作詩文以自娛此處離家不過二三百里然已六七年不歸矣余為黯然客曰君可作竟夕譚遂欣然留宿自童子外別無他僕門庭闃然一尊相對意致閑暇余又以里居姓氏問客曰君何俗見之未除也竟不告明日余歸客吟孟襄陽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一笑而别翼日余復往則落葉滿階蓬門深掩立於叢篁雜樹中聞水聲潺潺過澗一僧從澗後出余問客何在僧曰客為誰曰棋煙曰棋煙為誰余指其廬僧曰是偕童子買小艇載書簏移居於雲棲寺後矣余悵怏而歸夜不成寐晨起策蹇孤往歷梵村入雲棲深處偏問之茫然不知山中有是人也

華亭王瘦山墓誌銘

華亭王瘦山死孝之二載。其邑人范君味逵。謀次其事。乞余銘。嗚呼。孝順德也。而瘦山處逆境孝庸行也。而瘦山立奇節。乃議者猶譏瘦山愚孝。不可以訓。嗚呼。安得有愚孝如瘦山。以愧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於其親者。瘦山王氏。諱爔。字緝熙。華亭人。少孤。大父鞠之。大父諱嘉璧。耆年績學。學者稱瑤峯先生。沒後。家赤貧。瘦山刻苦讀書。為學官弟子。授徒養其母。道光三年夏。霪雨。江以南皆澤國。松江尤甚。斗米錢五六百。瘦山脩脯不能餬其口。然堂上甘旨無少缺。未幾。疫大作。母遘疾不起。不克斂。貸三十鎰始成殮。自後不盥沐。不寢息。埃垢積首。泥生髮膚。搏膺而呼。悲酸結塞。一日天未明。過棺慟哭。退而自書曰。不孝子王爔。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以親喪故累人。不如死。即潛入後舍。啟其扉。其扉臨河。自投於河而死。平明。家人起視後舍扉啟。庭中闃無人。大駭。適買棉紗人來。曰吾見南門大張涇東岸白楊樹下。有一尸麻衣草屨者。此其是耶。急覓之。則瘦山也。嗚呼。古人於父母遺體不敢毀傷。然吾聞陳王知元遭父喪以毀卒。北周泰榮先遭母喪以毀卒。詔旌其門。史書於策。雖乖先王之典則。可式末俗之衰薄。世有瘦山。能使天下為人子者。一念未盡。不可復立於人世。當其捐軀不顧。視死如歸。較之哀毀滅性者。其慘烈更有甚焉。而猶以愚孝譏之。豈通論哉。卒之日。面如生。戚族賻以斂。皆痛哭。買棉紗人亦大哭。有吳司訓惕庵者。

言於衆曰。瑤峯先生四子。皆蚤死。今瘦山又死。遺孫甚幼。有能倡義為瘦山治葬者。某願偕往。同聲而應曰。諾。即擇吉葬其母吳夫人。并葬瘦山。卹其寡孤月如干錢。歲以為常。嗟乎。瘦山孝子。惕庵義士也。瘦山娶范氏。子一。道光五年十一月十有五日。

鎮洋盛大士為文刊諸墓。其辭曰。

赴水死。王孝子。嗚呼孝子葬於此。嗚呼後人拜於此。

阨臺記

陳用光

陳州城南附郭里許有臺屹然不知始何時或曰東漢陳愍王寵散弩臺以控阨黃巾者或曰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蘇子瞻氏嘗以前說為近而謂後說為不足信矣顧至今尚沿其名曰厄臺後人或易之曰絃歌臺臺下置絃歌書院康熙年間翰林院學士揆敘作碑文亦沿絃歌以立言昔先君守陳州嘗命用光檢書籍攷其實時適未携東坡志林無以決其疑後攷得之先君已離陳州矣嘗攷漢陳愍王傳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之言合以附郭之形勢則東坡之言其信且守禦之備曰臺春秋時因臺以為固者多矣魯莊公三十一年春夏秋築臺於郎於薛於秦一歲之中而三築臺其非為遊觀於遠地而以資守禦四境可知也今制行軍儲糧之地曰糧臺夫甯非名之有相沿者與今年陳州守李雲軒振翥以卓薦來報政於朝與相見於煦齋尚書師座次用光語之曰以阨易厄則音近而字訛其實矣尚書師曰子曷不為文余當為書之俾雲軒刻諸石以正其失也雲軒嘗佐治雎工出己財築堤以守新災工上人甚稱之其才既嘗見諸事矣余嘗聞陳潁間有賈逵鄧艾通運渠屯田之遺制存焉倘可攷其利而興之與夫攷證是非以匡謬正俗稽古者之事也博求利病以善俗宜民司牧者之責也余既承尚書師之命輒推其說以諗於雲軒是為記

書許所望

許所望。字叔翹。安徽懷遠縣諸生。工為詩。而通兵法。善慷慨趨義。嘉慶壬戌冬。宿州亂民王朝明李勝才。破宿州。所望嘗率其戚屬王冠英。出積粟三千石餉軍。且助平賊於陳家集。嘉慶癸酉秋七月。河南亂民李文成。據滑縣。內結林清。驚京師。其黨走山東。林清既伏誅。山東旋平。王師方會圍滑縣。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安徽巡撫胡克家駐亳州。為江南防守。亳州有歸德人楊七郎者。盜魁也。擁眾引河。集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與潁州亂民沙占魁楊四王書子某互勾結。伺隙未動。胡中丞知所望名。以書招之。使帥鄉勇助防勦。所望集邱惠齡張國綱謝崇訓等十一人。為隊長。率八百人至亳。霍邱民乘亂攻掠者。所望既定之。乃畫策曰。楊七郎猛且狡。聞吾在軍備且密。宜計誘之。命張國綱謝崇訓率健兒八人。偽為逃丐。投詣楊。楊果喜。越五日。誘至邱家集。楊怨疑曰。若為許所望來耶。時楊眾百餘人。崇訓出不意。斷楊左臂。眾大驚。張國綱疾呼曰。吾張國綱也。立擊殺數人。國綱萬人敵。與邱惠齡同攻破宿州賊者。賊素震其名。遂大潰。所望率兵至。賊黨擁七郎奔。或謂七郎死於路云。於是保安山洪廣漢眾亦潰。沙占魁等竄至永城白廟。所望追殺數人。會滑縣平。其餘黨來合。與亳賊南焚會亭。所望戰於公基湖。令列十火鎗土埠上。曰。賊至三百步發。令眾

伏地勿動。曰鎗斃。乘煙突擊之。賊大潰。追數十里。斬獲無算。亳州罷防守。蓋不煩五營一弁一卒也。當百制府防守徐州時。儀徵縣屠倬。率河南人張永祥團練鄉勇三百人。將助徐州防。事平解去。張永祥嘗以鄉勇四百人。擊破川楚賊於盧氏縣。議功補外委。阮中丞撫河南時。嘗令其教五營鎗法。又攜之至浙。依屠儀徵也。張永祥不知書。而恂恂如讀書人。人呼之為張鐵鎗云。謝崇訓以功授練潭汛。

論曰。山東之平。功由鹽運使劉清。劉公為余言。河南亂民來山東者。人雖眾。心未必合。若俟官兵集始擊之。糧不足餉軍。而賊志既定。攻之難破。吾既以語撫軍。遂率五百人破數千烏合之眾。賊不折一兵。而山東無虞。非吾之能也。國家之福也。當川楚賊來起時。官兵方征苗。有大小章者。犷犷也。其習俗界於苗與民之間。苗人畏之。嘗力抗苗。而官軍魚肉之。迺怨而叛去。溆浦嚴加熅卒招之。與共破苗。嚴君後以佐川楚軍功。官至漢中府知府。自為記其事。始末甚悉。嚴劉之功皆為 朝廷顯擢矣。人多知之者。所望兩辭廬鳳道珠隆阿及胡中丞之敘功。方以諸生應鄉試。而張永祥今浮家於揚州。余適因吳清夫徵君賢湘所記所草事。而刪潤論著之如此。以語世之好奇者。附著張鐵鎗云。